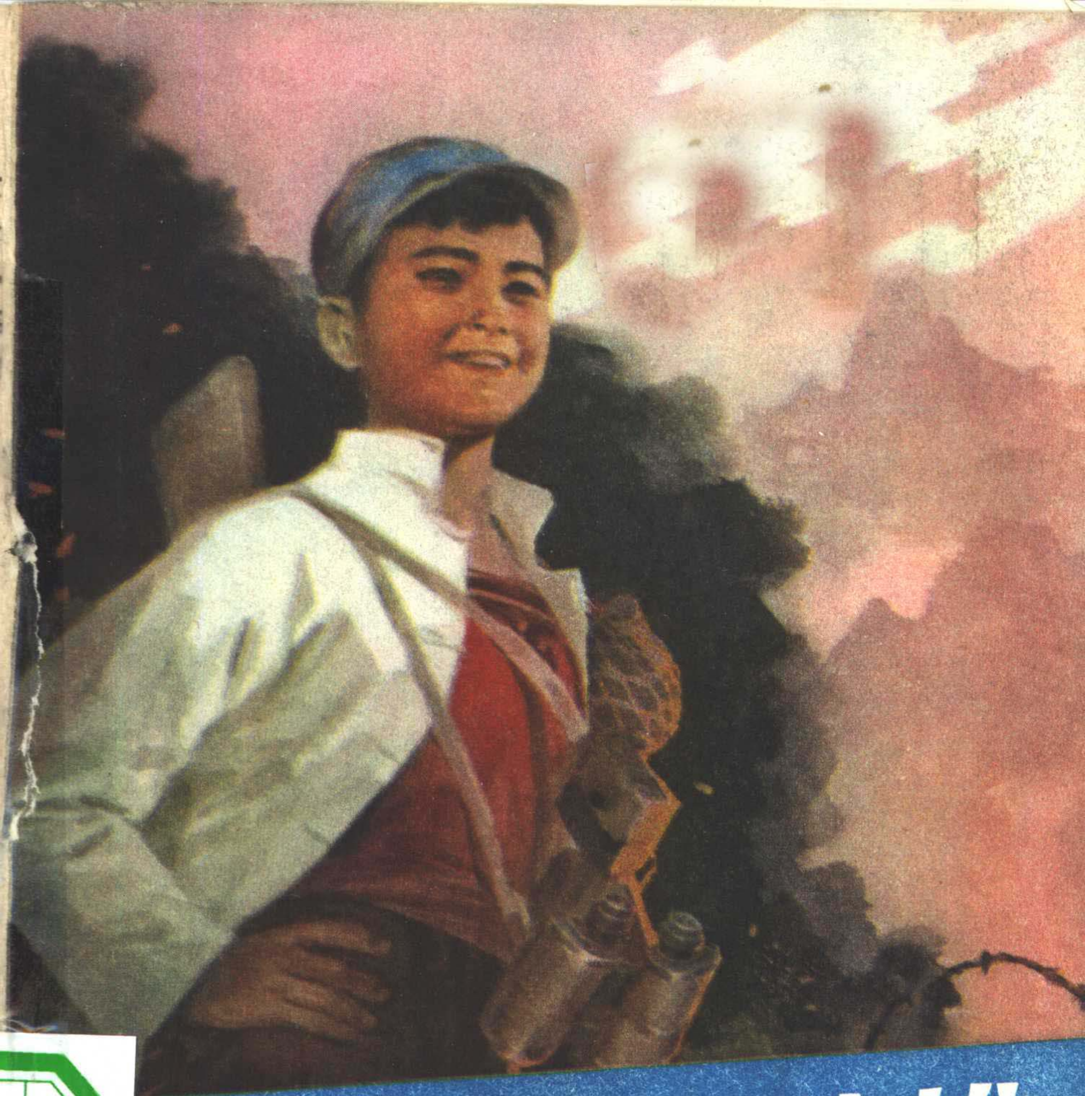




敌后小英雄



敌后小英雄

边　子　正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76年·合肥

敌后小英雄

边子正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frac{1}{4}$　字数：72,000

197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76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500,001—1,000,000

统一书号：R10102·634　定价：0.32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中篇小说，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敌后青少年的斗争生活。作品着重刻划了小英雄宋铁牛的形象，描写他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克服狭隘的复仇思想，提高政治觉悟，英勇杀敌，在革命队伍里锻炼成长。同时，作品还无情地揭露了日寇、汉奸凶残和虚弱的本质，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作品语言流畅、朴实，情节曲折、生动，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适合青少年阅读。

插图：叶家和

目　　次

一　铁牛盼望八路军 …………………………………… 3
二　枪声响处不见人 …………………………………… 8
三　奶奶无故受欺凌 ……………………………………12
四　奇怪的卖杏人……………………………………………20
五　铁牛探亲上方山 ……………………………………26
六　石圪埝的儿童团 ……………………………………32
七　刘快腿和张神枪 ……………………………………35
八　蹦蹦跳的三颗心 ……………………………………46
九　小树林里定计谋 ……………………………………51
十　洼地伏击"万人恨" ………………………………55
十一　喊声震荡小树林 …………………………………58
十二　张神枪击毙鬼子兵…………………………………64
十三　刘快腿活捉赖老五…………………………………73
十四　青纱帐里截情报 …………………………………78
十五　爸爸战前提方案 …………………………………87
十六　负重任夜闯虎穴 ……………………………… 101
十七　八路军奇袭宋家庄…………………………… 115
十八　宋庄内外歼敌寇 ……………………………… 124
十九　铁牛奋力斗川口 ……………………………… 130
二十　庆胜利铁牛参军 ……………………………… 136

方山脚下一道沟，
清清河水向东流。
沟口上有个宋家庄，
庄北头住着小铁牛。
铁牛十三岁那一年，
飞机撂弹大炮吼。
日本兵侵占了宋家庄，
庄头上修起大炮楼。
川口、山本逞凶狂，
万人恨摇着尾巴当走狗。
百姓惨遭烧杀抢，
桩桩都是血泪仇！
幸亏来了共产党，
红旗指引革命路；
敌后开辟根据地，
军民协力齐奋斗。
人民战争显神威，

杀敌英雄处处有。
铁牛人小志气大，
对敌斗争有智谋；
凭着一颗火红的心，
狼窝虎穴斗“野牛”。

这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宋家庄一带的老乡们编的一段顺口溜。下面，就给大家讲一段铁牛小时候抗日打鬼子的故事。

一　铁牛盼望八路军

小铁牛是个苦孩子。他的妈妈，在鬼子侵占宋家庄那天，被川口和山本两个鬼子军官开枪打死了。这是小铁牛亲眼看见的。

那天鬼子快进村的时候，奶奶光催着爹和妈妈快跑，自己舍不得把家撂下。她说："我是个土埋半截身的人了，还怕什么呀？"铁牛怕奶奶留在家受鬼子的害，死拉活扯的要奶奶跟他们一块儿跑。一来二去，鬼子就进村了。他和奶奶都没跑脱。鬼子兵把铁牛和奶奶一起赶到村中间碾道那里。村上那些来不及跑出去的人，全叫鬼子赶到这里来了。

奶奶惦记着儿子和儿媳妇，就悄悄地对小孙子说："牛儿，奶奶眼花，你留心了了(liào)，看你爹你妈他们这会儿跑到哪儿啦？"

小铁牛"嗯"了一声。两只大眼睛滴溜溜转着朝四面山坡瞄了一圈，连个人影儿都没看见。他小声对奶奶说："他们早跑没影儿了。"奶奶点点头，宽心地舒了口气。

铁牛和奶奶都满以为爹和妈妈跑远了，已经安安全全躲过这场灾难了。不料想，那个腰里挂着东洋刀的川口中队长，“咯噔”一下跨到碾盘上。他手里拿个望远镜，朝四面山上一个劲地照呀照的，照了好大一阵子，突然间从另一个鬼子手里接过一支步枪，瞄住对面山坡上的草棵“砰”地就是一枪。小铁牛心里由不住扑腾扑腾一阵紧跳。他朝对面山上一看，唉呀，只见草棵子里有个人，正在挣扎着往起站呢。刚刚站起来，另一个叫山本的鬼子小队长从川口手里接过步枪，跟手又补了一枪。对面山上的人连中两弹，就一头栽倒了。铁牛看得清清楚楚，那个连中两弹、站起又跌倒的人，就是自己的妈妈！他心里猛地一沉，喊了一声“妈妈！”就不顾一切地朝对面山上跑去。碾道里的鬼子，既没拦他，也没撵他，只是象狼嚎一样，发出一阵粗野的狂笑。

…………

自打鬼子扎下据点，前前后后杀害了宋家庄男女老少几十口子。这些血债，小铁牛都一笔一笔给他们记着呢。

妈妈死了以后，爹也走了。爹一走，再没个音信，也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奶奶见天价叫着爹的名字哭呢：“志程，志程，你到哪儿去了呀？妈在想着你，

惦着你，你咋不给妈捎个书、打个信呀？”

小铁牛心里也是怪难过的，就是强忍着不哭。他想：爹走了，妈死了，奶奶够伤心的啦，自己要是再一哭，奶奶心里会更不好受。他不光是自个儿不哭，奶奶哭的时候，他还劝说奶奶呢。“奶奶，您别难过，我爹十有八九是过山那面当八路军去了。说不定什么时候，爹会引上八路军来打炮楼，把鬼子、汉奸除灭得干干净净！给娘报仇！”

铁牛是按照自个儿想的来劝说奶奶哩。其实呀，他爹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爹连一言半语都没留下，他根本就不知道爹到底是做什么去了。

妈活着、爹在家的时候，铁牛家租种着东头万老财家的几亩地。一家四口，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如今，万老财把地收了回去，另寻佃户种啦。奶奶见天长吁短叹地说：“日本鬼子伤害了我家的人，万人恨又收回我家租的地，这叫人怎么活得下去呀！”

一天，隔壁的郑三叔被警备队抓差回来了。他见铁牛奶奶忧愁得不行，就安慰着说：“大婶你不用愁。后沟那块荒坡地歇几年没种啦，还许肯长，反正荒着种着都一样要出租子，就叫铁牛开出来养种吧。租子还由我顶着。”

郑三叔也是万老财家的佃户。从前辈手上就租种

着万家的几十亩地。后来因为父亲去世，人手减少，种不了那么多啦，想要退几亩坡地。谁知，万人恨看郑三叔老实可欺，硬是不准他零星退地。郑三叔只得把后沟一块坡地抛了荒。地抛荒了，租子却是年年照样交，一颗不能少。

现在郑三叔叫铁牛开那块荒地，奶奶非常感激地说："这可真是：冷不靠灯，穷不靠亲，只有穷人帮穷人哪。"

从此以后，铁牛的小肩膀就把养活两口人的重担子挑起来啦。一开春，他就扛把小镢(jué)头，到离村不远的后沟里，一镢头、一镢头地开出一片荒地，胡乱闹腾着种上些玉茭子，又种上些山药蛋。

自打鬼子安上据点，宋家庄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南头梁上的大炮楼里住着鬼子兵；村西关帝庙上住着伪警备队；东头万老财家那座四合头大院子里，住的是一伙子便衣特务队。万老财的大儿子万仁恒，就是这个便衣特务队的队长。这个狠毒的家伙，成天价领着一帮子汉奸特务，又逼粮，又逼款，又抓伕，动不动就捆人、打人，还给人压杠子、灌辣椒水，闹得鸡飞狗跳墙，压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老乡们当面称呼他"万大少爷"，背地里都戳着脊梁骨骂他"万人恨"。

小铁牛对川口、山本、万人恨这些坏蛋恨得咬

牙。

川口和山本开枪打死妈妈的那个情景，时刻在小铁牛的脑子里闪现着。他时刻都在思谋着刀砍川口，枪毙山本，一刻也没忘记给妈妈报仇。就是自己人小力不壮，没法子治。仇不报，恨难消。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小铁牛的心窝里，哪一天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呀！……

村上的叔叔伯伯们，背地里时常传说方山里头的八路军在什么什么地方打了鬼子的车站啦，又在什么什么地方打了鬼子的据点啦。小铁牛就爱听这样的好消息。八路军打仗哇，一打准胜！可铁牛想不通：八路军叔叔干嘛不来打宋庄的鬼子呢？铁牛问过郑三叔，郑三叔说："你别心急。人家八路军打仗，不到十拿九稳能打胜仗的时候，绝不轻易动兵。等着吧，时机一到，八路军一定会来收复宋庄的。"

小铁牛相信郑三叔的话，八路军迟早总会来打宋庄据点的。从此以后，小铁牛天天盼，夜夜盼，一心盼望八路军。他有空的时候，就眼巴巴地望着那高入云天的方山，心里默默地念叨：八路军叔叔啊，快下山来打鬼子吧！

二 枪声响处不见人

春上雨水勤快，庄稼苗儿长得挺欢势。小铁牛种的玉茭子，绿旺旺的，一眨眼工夫，就长到一柞高了。这天前晌，小铁牛肩上扛把锄，象头小牛犊似的蹦嗒蹦嗒撒着欢，来到后沟给他的玉茭子锄杂草，间苗苗。到了地头，把鞋脱下放在地边边上，卷起裤腿，挽起袖子，往手心里吐口唾沫，两手搓搓，握紧锄把下了地。

小铁牛看着自个儿开出来的荒地上长出这么好的庄稼，心里头甜丝丝、乐滋滋的。他蹲下身，用手指量量小苗儿的身个儿，又把鼻子凑上去闻闻那股清湛湛的露水味儿。小铁牛腮帮上笑出两个小酒窝。他对那些可亲可爱的玉茭苗儿说："小苗苗，好好长吧，咱今年，就指望着你们过日子呢。"

小铁牛快马加鞭干了一阵子，不知不觉就到半前晌了。他累出了一身汗，就到放鞋子的地边上，坐在树荫底下，解开胸前的钮扣，让凉风吹着，觉得怪舒爽的。刚坐下还不到一袋烟工夫，就见离他不远的那条

盘山路上，吱哇喊叫地过来一伙子人。铁牛一眼就认出，来的是住在万老财家院里的便衣特务。铁牛心里骂道："你们这伙坏蛋！又到哪儿祸害老百姓去呀？老子一枪一个，把你们通通揍死！"他这么想着，就把锄当成枪，锄头抵住肩窝，锄把对住路上的便衣特务；左眼闭，右眼睁，用心用意地瞄着，右手食指一勾一勾，真象是在扣着步枪的扳机。每扣一下，嘴里就"砰"地放一声枪。

一枪，两枪，三枪……

说奇巧，真奇巧。小铁牛嘴里的枪声放到第三响，高头山梁上的树林里，真的响起了枪声，也是"叭勾""叭勾""叭勾"接连三枪。那打枪的可真有两下子！枪枪命中，弹无虚发。特务队扑通扑通一连摔倒三个，都跟死狗一样，头朝下，脚朝上，仰面八叉倒竖在陡坡上。那些没有死没有伤的特务们，都哗啦一下趴在路坎子底下，噼哩叭啦对着梁上树林子胡乱放起枪来。宋庄鬼子炮楼上也响起了枪声，子弹头子嘶呜嘶呜直往后沟里飞。这边打了好一阵子，树林子里再没还枪。那些吓掉了魂的便衣特务，心惊胆战地爬起来，抬起三具尸体，灰溜溜地顺原路返回宋庄据点去了。

对这个小小的战斗，铁牛心里是又高兴，又惋惜。

高兴的是，亲眼看着特务队的三个害人精提溜着脑袋见阎王去了。惋惜的是什么呢？唉，那树林子里头的八路军叔叔，怎么只放三枪？要是多放几枪，多打死他们几个该多好啊！要是哗一下从树林子里冲下来，把这些害人的汉奸特务一个不剩地全都收拾掉，那多过劲呀！小铁牛兴奋得心里怦怦直跳！八路军就在山梁上的树林子里！他天天想夜夜盼的八路军，今天可算碰到眼跟前啦，今天就能见到他们啦！要是真象他想的那样，这些八路军是爹引来的，他要是能见上自己的爹，再把这使人高兴的消息告诉奶奶，哎呀，那就好得没法说啦！奶奶准定会喜得又淌眼泪又放声笑呢。小铁牛怀着喜悦、急切和期望的心情，一个牛犊撒欢，奔到山梁上。

树林子里静悄悄的。小铁牛绕林子转了一圈又一圈，除了一棵棵的树，还是一棵棵的树，连个人影儿都见不上。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上落着几只小鸟儿，你一声我一声，唧啾唧啾地叫唤着。铁牛抬起头来对树上望了望，心想：这些个小鸟，兴许是用它们自己的话，在谈论刚才发生的事情呢。它们一准知道，刚才在这儿打枪的人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啦。

铁牛从树林子里走出来，在紧靠边沿的几棵大树底下，发现有两处被人躺着压下的草窝窝。不用说，

这草窝窝实捉把稳是刚才打枪的人们压下的。小铁牛一扑身侧卧在草窝窝上。嗯，可不是咋着，这儿瞄住打下面路上的敌人，居高临下，不远不近正正好。铁牛拿锄把朝盘山路上瞄了瞄，忽然瞅见草丛里有一个子弹壳。他心里一喜，拨拉着草棵棵继续寻找，又寻到两个。

铁牛把三个子弹壳并排摆在手心上。弹壳映着将近中午的阳光，金灿灿，亮闪闪的，要多爱人有多爱人。这是八路军枪膛里退出来的弹壳，这是咱们自己人的弹壳呀！见不上打枪的人，能见上这三个弹壳，也叫人高兴呢。小铁牛把每个弹壳都亲了亲，又把它们贴在胸口上捂着，心里头一阵火热，不知咋的，眼眶里悄悄骨碌出两颗泪珠珠……

铁牛怕特务找麻烦，不敢把弹壳往家里拿。林子里有棵大柳树，树身上有个鸟儿掏下的小洞洞，铁牛就把三个子弹壳用桦树皮包好，藏在那个树洞洞里头啦。

三　奶奶无故受欺凌

宋庄据点，是县川敌占区最边沿的一个据点。宋家庄以东的整个大平川，都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日本鬼子把他们侵占的地方叫“治安区”。其实它的“治安区”一时一刻都没安稳过。山上的八路军、游击队，三六九地下川里来活动；武工队更是神出鬼没地活动在敌占区的村庄里，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毁公路啦，炸汽车啦，割电话线啦，闹得敌人心惊胆战，片刻不得安宁。一些小股活动的敌伪人员，经常在眨眼之间就被八路军干净利落地收拾掉啦。今个，便衣特务队在离炮楼不到二里远的地方被打死了三个人，使山本、万人恨这伙坏蛋更加惊慌不安啦。

小铁牛一回到村里，就见人们暗地里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武工队神枪击毙特务的事。有的说：方山上下来好几批武工队，武工队里头有两个厉害人，一个叫张神枪，一个叫刘快腿。张神枪打枪百发百中，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今前晌在后沟打死三个特务，就是张神枪放的枪。有的说：武工队的刘快腿长着飞毛腿，

火车也能撵得上，汽车也能追得住。捉汉奸，逮特务，是他的拿手好戏。还有的说：武工队的人个个都是能文能武，来无影，去无踪，走得快，打得准，敌人都怕他们，老百姓都爱他们；他们处处替老百姓兴利除害，经常跟老乡们一块合计抗日打鬼子的事。又有的说，特务队的秘密坐探已经探到确实情报啦，今天在后沟梁上打枪的，果然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刘快腿和张神枪，一共只有两个人。……

小铁牛暗暗称赞：张神枪、刘快腿这两个人可真够胆大哪！敢到据点跟前来跟十几个便衣特务开火打仗！怪不得打罢就走了，人家只有两个人嘛。大人们这些关于武工队的传说，使小铁牛觉着十分舒坦，连走路都变了样，胳膊一甩一甩的，浑身都是劲啦！

这天夜里，小铁牛满心里翻上翻下的光想着武工队神枪毙特务的事，兴奋得一直没睡安稳。天刚冒亮，他就早早起来，跟往常一样，挑起两只小瓷罐，上井沟担水去啦。

他刚出院子，就看见隔壁郑三叔和斜对门的老齐叔从南头走过来，脸上带着喜色，交头接耳地在议论着什么。铁牛快到跟前时，只没头没脑听到这么一句："……万家大门上那一张，是张神枪亲手贴的……"小铁牛一下子被这句话吸引住了。他赶紧站

住问：“叔叔，叔叔，你们在说什么哪？”

郑三叔把嘴凑到铁牛的耳朵上说：“我们在说好事哩。武工队贴下传单啦，关帝庙后墙上有一张，村中间的碾轱辘上有一张……”

老齐叔抢着说：“万人恨家大门上还有一张哩！”

小铁牛听说武工队在村子里贴了传单，高兴得不得了，挑着空水罐就朝村中间碾道那儿跑去。到跟前一看呀，碾道那里果然聚着好些人，全是些伪警备队的坏蛋。小铁牛放慢脚步不声不响地走过去，只见那粗大的碾轱辘上贴着方方正正的一张传单。一个小个子兵正在摇头晃脑地念那传单上面的字。刚念完一遍，又来了几个当兵的，又叫他念。小个子兵说：“你们瞧着人，我念，可不能叫官老爷们知道了！”说罢又念了一遍。小铁牛连听了两遍，就把传单上写的话，一字不漏的全记下了。

传单上写的是：

特务头子万人恨，
给你送个警告信：
今天毙你仨爪牙，
叫你试试疼不疼？
怕疼就走回头路，
莫给鬼子当帮凶；

若是执迷不醒悟，
下回绝对不留情！

小个子兵正在念呢，不知谁惊惊炸炸地叫了一声：“还念哪！便衣队来了！”

一听来了便衣队，那些伪军士兵便哗一下全散开走了。

万人恨领着几个便衣特务，紧走小跑地来到碾道里。只见他神色慌张，脸面煞白，歪巴着脑袋朝碾轱辘上的传单瞟了一眼，一面对便衣特务们指手划脚地嚎叫着说：“他妈的，这儿还有一张！快给我撕！快撕！”一面瞪眼望着那些四散走开的伪军士兵，愤怒地骂着：“你们这伙不知死活的东西！一看到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品，就象碰上了磁铁似的，粘到一块儿啦！我把你……”他一转眼看到了小铁牛，更是火上添油，凶狠狠地跑过去，“通”“通”，照屁股踢了小铁牛两脚，瞪起牛眼，喷着唾沫星子，骂着说：“你看什么？这有什么好看的？”

小铁牛心里正乐呢。虽然无缘无故挨了这两脚，又火又气，可看着万人恨那气急败坏的样子，还是忍不住地想笑。他故意要弄万人恨，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干么打人呀？不给人看，你们干么要贴

出来呢？”

一个正在撕传单的特务扭转脸，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小铁牛，把撕下来的几块纸片片抖了抖说：“你他妈真是阎王贴告示，尽是鬼话！这是我们贴的吗？这明明是……嗨！快给我滚！再多嘴老子揍死你！”

……小铁牛担回水来，打扫了院子，喝了两碗清汤寡水的稀米汤，就提个小篮子挖野菜去了。奶奶说啦，家里只剩下两小斗粮食了，要是不搭点粗糠野菜凑合着，就度不过今年的春荒。

方山这一带，本来就是穷地方，每到青黄不接的春末夏初，都有不少人家缺粮断顿揭不开锅。如今再加上鬼子汉奸穷搜刮，穷人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啦。好多妇女小孩都提着篮子，满山遍野跑着挖野菜，剥树皮，捋树叶。近处能吃的野菜早给人挖光了。

小铁牛七沟八梁地跑了好些地方，从吃罢早饭起，一直闹到半后晌，费了老大劲儿才挖到一小篮野菜。他挎着菜篮子往回走的时候，肚里早就饿得翻肠打滚支不住劲儿了。头上直冒冷汗，两腿软得拖不动。好在野菜里头有一种象蒲公英似的黄花菜，生的也能吃。小铁牛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吃着生野菜。他心里想着：这会子奶奶一定把饭做好啦。她老人家八成又拿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眼睛瞅着墙豁口，等着她的小

铁牛回来吃饭呢……想着想着，他好象已经闻到野菜的香味了。眼下这个时候，对小铁牛来说，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是香的。

小铁牛从漫坡野地走到回村的官道上，恰巧遇上一个卖杏的小伙子。这小伙子黑黑的脸，高高的个儿，对人挺和气。他见小铁牛两眼馋馋地瞅着他的杏挑子，就笑咪咪地招呼着说："这杏可甜啦，买点吃吧。"

小铁牛连忙摇头说："我没钱买。"

卖杏的小伙子真好，他上下打量了小铁牛几眼，就抓了两大把杏子放进铁牛的菜篮里，说："没钱买就送你几个尝尝吧。"

这杏子个个都是黄里透红，又大又鲜。小铁牛吃了一个，果然是又香又甜。可小铁牛只吃了一个，就不再吃啦，他要把剩下的，都留着给奶奶吃呢。

小铁牛回到宋庄村，只见街筒子里停集着好些牲口、大车，人们正在闹闹嚷嚷地装粮食呢。一打听，原来是鬼子汉奸又从各村要来民伕，明天一早，就要把宋庄据点存放的粮食往县城大据点里运。小铁牛看着一袋一袋的粮食从万老财家院子里扛出来，装到大车上，捆到驮子上；车归车，驮归驮，一拉溜排在万老财家大门外的那道街筒子里。嘿，据点里的粮食可真多呀！小铁牛朝指挥装粮的鬼子兵狠狠地瞪了一眼，

心里骂道："狗强盗！狗强盗！老百姓的粮食全给你们这些坏蛋抢去啦！"

小铁牛怀着不平回到家。他走进院墙豁口，院子里空荡荡的，奶奶今天没在院里坐着等他。这，不用问，十有八九是饭没做好，奶奶还在忙着呢。小铁牛走到当院，朝着敞开的房门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奶奶！"

"牛儿，你回来啦？"奶奶答应着，声音颤微微的。

小铁牛听出奶奶的声音不对，心里不由"咯噔"地打了个闪。他三步两步走进家，见奶奶在炕头上歪着，头发散乱，脸上挂着泪道道。小铁牛不知出了什么事，丢下菜篮，一头扑到奶奶怀里："奶奶您怎么啦？"

奶奶指了指盛米的坛子，又指了指盛玉米面的瓦罐罐，眼里喷着怒火，一字一句地说："你看看吧，万人恨成心不叫咱活着啦！这是什么世道！"

小铁牛扑起身，瞅了瞅盛米的坛子，又看了看盛玉米面的瓦罐罐，坛坛罐罐全空了，家里连个米粒粒面星星都没有了。奶奶说："今儿前晌，万人恨又领着汉奸到咱家来，说你爹久出不归，断定是当八路军啦。说咱们家是什么'匪属'，凡是'匪属'都要罚粮罚款。他，把咱家的粮食抢走不说，还把奶奶打成这

样……”

奶奶的臂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全是鞭抽棍打的伤痕。小铁牛心里象油煎火烧似的难受，泪水哗哗地从眼眶里流了出来，仇恨的烈火呼呼直往上冒。小铁牛再也忍不住了，猛一下从门背后捞起他的小镬头，脚一跺，大吼一声：“我跟他姓万的拚啦！”象只小老虎似地冲了出去。奶奶急得头皮直发炸，一颗心“怦怦”直跳，“铁牛！铁牛！……”紧喊紧叫，但小铁牛早跑没影儿了。

四 奇怪的卖杏人

小铁牛要找万人恨拚命，顶头就碰到了万人恨。不过，小铁牛看见万人恨啦，万人恨可没看见小铁牛。原来，小铁牛提着小镬头跑到万老财家大门口时，正赶上那个卖杏的小伙子来了。卖杏的刚把杏挑子放在街心，万人恨就迈着方步从大门道里踱了出来，横鼻子竖眼睛地吆喝着说："喂！卖杏的，有通行证没有？"

卖杏小伙子一边掏出通行证，递到万人恨手上，"有，看吧！"一边大声喊："卖杏喽！卖杏喽！"

万人恨正在看通行证时，小铁牛恰好赶到跟前。他仇恨在胸，怒火正旺，二话没说，嗖一下抡起小镬头，闪出一道光，带起一股风，对准万人恨的脑袋瓜狠狠地砸了下去。他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一时之间，把装粮的民伕，押民伕的伪军和正准备掏钱买杏的闲杂人们，全都惊住了。只有那卖杏的小伙子，神不慌，心不乱，眼疾手快，一伸手，"啪！"把小铁牛的镬头架住了。接着就劲一拉一送，不光把小镬头夺了

过来，还把小铁牛闪得跌了个仰八叉。这一来，更是炉里添炭，火上加油，小铁牛从地上爬起来，只觉得更恨更气更怒，两只喷着怒火的大眼睛瞪着卖杏的小伙子，气呼呼地喝问道："你要咋着？"

那卖杏小伙子却是不恼不怒，心平气和地说："小家伙，你千万不能这样做呀！我们挑担串乡的，做个小本生意，不论贵贱图个现钱，说不赊，就是不赊，你撒什么野？"

几句话把小铁牛闹得稀里糊涂不知是怎么回事啦。他心里嘀咕：怪啦。我几时要赊他的杏来着？我找万人恨算账，他把这事揽到自己身上做什么？

被闹糊涂的不光是小铁牛一个，还有万人恨呢。刚才，万人恨只顾着看通行证，没注意小铁牛这镢头是对谁砸的。一霎间，只见卖杏的小伙子跟小铁牛争吵起来，就对卖杏的问道："这是咋回事？他要赊你的杏？"

卖杏小伙子说："就是嘛。我还没到这村的时候，就见着他啦。他要赊杏我没赊给他，他就不准我到村里来卖杏。这会，又找我干架呢！"

万人恨把通行证还给卖杏的，转过脸翻着白眼珠子瞧了小铁牛一眼说："他老子是八路。他，还有他那个老不死的奶奶，都是满脑子反日思想……"

没等万人恨说完，小铁牛搂不住火，又发作啦。他猛一扑朝卖杏小伙子冲过去，想把小馒头夺回来，收拾万人恨。万人恨却以为小铁牛要跟卖杏的干仗，便给他手下的特务狗腿子们使个眼色，示意趁火打劫。那些家伙便一哄而上，围住杏挑子，明抢带暗偷，纷纷下了手。有的脱下帽子捧，有的撩起衣襟兜，转眼之间，那一挑杏子全光了。

小铁牛还在跟卖杏小伙子争夺小馒头。民伕们劝也劝不开。幸好奶奶跌跌撞撞地赶来了，这才连打带骂地把小铁牛拖回家去。

奶奶可真打真的急坏啦。眼泪哗哗地顺着脸颊往下流，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满头白发直打颤。奶奶说："牛儿啊，你要叫奶奶多活几天呢，就听奶奶的话，服奶奶管，奶奶叫做什么，你就乖乖儿的做什么，不要胡闹蛮干闯乱子；你要成心不叫奶奶活着呢，就随你怎么折腾去，奶奶不管你啦！……你爹走了，你妈死了，要不是为了你，奶奶还有什么活头呀！"

小铁牛见奶奶急成这样，后悔自己头里一时冲动，光顾找万人恨干仗，就没替奶奶想想。叫老人家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他觉得实在对不起奶奶，便搂着奶奶的脖颈子说："奶奶，我再不瞎干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听奶奶的话，叫我咋着我咋着。奶奶，您不要气

了，不要急了，都怪我不好。奶奶，您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吧，只要奶奶能解气，怎么着都行。奶奶，您的牛儿就剩奶奶一个亲人啦，您的牛儿离不开您呀，奶奶……”

小孙孙的话，把奶奶的心给说疼啦。奶奶把小铁牛紧紧地搂在怀里，一声一声地哽咽着；热辣辣的泪珠，巴嗒巴嗒地滴在小铁牛的脸上。小铁牛也忍不住哭啦。祖孙俩的泪水，汇在一块儿，在孩子的小脸颊上流着、淌着……

铁牛和奶奶正在伤心落泪的时候，忽听得门上有人轻轻地叫了一声“铁牛”。铁牛听出是郑三叔的声音，就下地开了门，把郑三叔迎进家来。又忙着把灯点上。

郑三叔端来一小锅子搭着野菜的小米稀饭，说：“听说你家烧滚锅没米下啦，我家的做晚饭时就多添了一把米。快就热吃吧。人是铁饭是钢嘛，不吃饭哪能支架得住呀。”

奶奶抹着眼泪，说：“牛儿，你三叔既然一片心意给咱送来了，你就拾掇碗筷吃了吧。他三叔啊，我家没地，你给了地；我家断顿，你又送来了饭，这叫咱铁牛怎么报答你呀！”

郑三叔说：“咳，婶子你说哪去啦！报答什么哪？

自古常言：富不帮穷，穷帮穷嘛。满架葡萄一条根，谁叫咱们都是穷人来呢？”

铁牛和奶奶吃着郑三叔端来的饭，听着郑三叔这番亲切感人的言语，心里热呼呼的，感到说不出的温暖。由郑三叔送饭，铁牛想到了卖杏小伙子送杏的事。他连忙从菜筐子里把那几颗杏子拿出来，说：“这是那个卖杏的送给我的。三叔你尝尝，可甜呢。那个卖杏的可真奇怪，明明是他送给我的，反说是我要赊他的杏。”

郑三叔说：“人家是为了护你才那么说的。要不是那个卖杏的叔叔，今个你还能囫囵个儿回来？早叫人家把你倒吊到房梁上去啦！”

铁牛眨巴了几下眼皮子，说：“哦，他说这话是护我的？怪不得呢……”

郑三叔说：“可不是怎着？人家本想来看看你这个‘鲁智深’呢，因为有人买了杏没给钱，他要讨账，没工夫来。他叫我对你说道说道：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一个人推不倒一座山，往后再不要楞头楞脑地抱着石头往井里跳，找不自在。要听奶奶的话，好好照料奶奶。”

奶奶听罢，连连点头说：“这个卖杏的一定是个有学问的人，看人家说的这些话多入情理！铁牛，你可

得牢牢靠靠地把人家指教你的这话搁在心上。可不能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不往心里去。”

小铁牛也觉得这个卖杏的是好人，说的是好话，便点头应道：“奶奶，我记住啦。”

郑三叔又嘱咐了小铁牛一些话，就回家去了。

五　铁牛探亲上方山

这一夜，小铁牛一点都没睡好。老是翻上翻下的想着一些人，想着一些事：川口、山本、万人恨；郑三叔、卖杏的叔叔；妈妈被杀，奶奶被打，家里遭抢；郑三叔让地、送饭，卖杏的叔叔护他、教他。好人是那样的好，坏人是那样的坏，好人坏人，相差多远啊！小铁牛一会感动得流泪，一会痛恨得咬牙。他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跟好人一块儿打坏人，要把川口、山本、万人恨这些坏蛋都杀得光光的！

奶奶也是一夜没合眼。她想着家里已经断顿无粮，铁牛人小力单，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哪？老人家愁得长吁短叹，翻来复去的，怎么也睡不着。

大约到半夜光景，村子里忽然一下动动荡荡地闹腾开了。先是听见房背后有好多人的脚步声，嚓嚓嚓地走过来，又嚓嚓嚓地走过去。接着就响起了枪声，满村一片狗咬声。

小铁牛刚睡着，忽然被枪声惊醒。他一骨碌爬起来，连喊："奶奶，快起来，打仗啦！"

奶奶不让小铁牛作声，悄悄地说："你听听，房后有人呢！"

小铁牛支楞起耳朵听着。脚步声，狗咬声，稀一阵密一阵的枪声。乱哄哄地闹腾了好一阵子，才渐渐平静下来。

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啦？按照小铁牛的猜想，断定是八路军攻打宋庄据点来啦。他多想到外头去看看呀，可就是怕出去了，奶奶不放心，替他担忧着急，才强捺着性子没动弹。

第二天，小铁牛向邻居们一打听，夜间果然有八路军到村里来过。不过，他们不是来拿鬼子据点，而是来夺粮食的。鬼子预备往县城大据点运的粮食，一车车，一驮驮，装捆的现现成成，停停当当，单等着天一亮就运上走呢，不料想八路军半夜三更摸进来，一家伙收拾了个精打光。

听到这消息，小铁牛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他心里说："山本鬼子万人恨，叫你们逞能吧！叫你们厉害吧！你们把老百姓的粮食抢去，八路军又把粮食从你们手里夺回来啦，看你们能咋着？"

小铁牛还得挎着篮子去挖野菜。他打村里走过的时候，看到沿街沿巷撒了好些粮食，麦子、小米、高粱、黑豆，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小铁牛很想把撒在

地上的粮食收捡起来，家里正缺粮着呢，要是能捡一点回去，跟奶奶两个饱饱地吃一顿多好！可是，昨晚上受了奶奶的训教，又经过卖杏的叔叔和郑三叔的指点，他再不敢冒失行事啦。他见过来过去的人，都是朝脚下的粮食瞟一眼就走开了，谁也不敢捡。小铁牛怕给奶奶招灾惹祸，也没敢去捡。

小铁牛出去又是老半天，擦黑时才回来。他一步跨进门，就忙不迭地催着说："奶奶，快给我捞碗野菜，饿得吃不住啦。"

奶奶说："饭是现成的。奶奶今儿管你一顿饱。"说着，端来岗尖一碗喷鼻香的小米饭。小铁牛接住饭碗发了楞，忙问："奶奶，咱家哪来的小米呀？"奶奶压低嗓门说："这呀，是人家隔壁郑三叔借给咱家的。"铁牛一听犯了愁，说："奶奶，借了拿什么还人家呀？"

"你郑三叔也是看着咱可怜，好心好意的送上门周济咱呢。说还不还都不要紧。"

"借给咱多少？"

"先许咱一布袋。他怕汉奸们再来糟践咱家，就没把粮食拿来，叫咱随吃随取。"

小铁牛人小心眼儿细，边吃饭，边想着心思，停会又问："郑三叔也是个吃上顿没下顿的人家，哪来

的粮食出借呢？会不会是他通上八路军啦，黑夜闹到了鬼子的粮食？要是……”

奶奶赶紧把小铁牛的下半截子话挡住，瞪着眼说：“没影儿的事，你瞎说什么呀？这种丢性命、掉脑袋的话，不许你胡诌瞎扯。再乱说，看我不打你的嘴！”

小铁牛挨了骂，再没说什么。八路军是好人，郑三叔也是正正道道的好庄稼人。好人跟好人结伴，坏人跟坏人合伙。八路军就是联合好人跟山本、万人恨这号坏人作对呢。郑三叔说不定就是通上八路军啦。这号事，说是不能说，想是能想的。奶奶能挡住铁牛的嘴，可挡不住铁牛心里想。

吃罢饭，吹灯睡觉啦，小铁牛还在想：八路军可真是些奇怪的人物。他们经常到川里来活动，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四面八方时常有他们打鬼子、捉汉奸的消息传来，可就是想见见不上。他想着想着，又傻问开了：“奶奶，您说，八路军是怎样一些人呢？怎么众处都有，众处都没有呢？”

奶奶说：“傻小子，你没听人家说吗？八路军武工队里头，有张神枪，有刘快腿，人家是来无踪，去无影，走得快，打得准，叫那些挨刀的鬼子、汉奸招架不了，提防不住！”

“奶奶，万人恨不是说我爹当八路军了吗？我也

是这么想，我爹一定是当八路军啦。咱得快些打听打听呀。”

奶奶叹了口气，说：“唉，这种事，能跟谁说呢！”

是呀，该向谁打听呢？小铁牛也犯愁了。

小铁牛有个姑姑，大前年出嫁在方山里头的石圪跶村。听说，石圪跶那一带，是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两方交界的游击区。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一直在那一带进行着拉锯式的斗争。铁牛心想：石圪跶一定有八路军，有武工队。他很想到姑姑家去一趟。想着，就对奶奶说：“奶奶，我想姑姑啦。赶明儿，我到石圪跶看看姑姑去吧。”

奶奶说：“嗨，自打鬼子占了宋庄，山上山下就断了来往。她们那里如今到底是个什么世道，咱也闹不清楚，兵荒马乱的，你可不能瞎闯荡。”铁牛知道奶奶不肯放他走，就生个法子说：“奶奶，你想我爹不想？”奶奶说：“看你问得怪不怪，你爹是奶奶身上一块肉嘛，咋能不想呢？”铁牛说：“那你就叫我到姑姑家去一回吧。我爹到哪里去了，是当了八路军呢，还是没当八路军，我姑姑一定会知道的。咱们家在鬼子据点里头，我爹没法给咱捎书带信，可石圪跶又不是鬼子据点，我姑姑还能得不到我爹的信息吗？”

铁牛这么一说，奶奶再没吭声了。铁牛猜想，奶

奶的心路可能活动了，只是一时半刻还拿不定主意。铁牛猜得不错。奶奶心里正在矛盾着、犹豫着呢。她听了铁牛刚才说的那一番话，觉得孩子说的对着呢，他要是上山去一趟，说不定真的能打听到志程的下落。但拐回来一想，又担心孩子单身独个地跑出去，会不会遇上什么凶险？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过了好一阵子，她才二心不定地说：“那些鬼子、汉奸对上山去的人可留心呢。就是奶奶放你走，你也不定能上得了山。”

小铁牛满有把握地说：“奶奶，我想过啦，他有他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赶明儿，我出门的时候，就说是到东村走外婆家，拐过前沟岔，再绕路上山。”

奶奶又想算了一会儿，终于答应了。

第二天一大早，小铁牛就动身上方山了。他按照夜间想算好的计划，十里山路一阵小跑，顺顺当当上了山，又绕山梁走了一阵，就到石圪垯村对面的山豁口上了。

小铁牛站在山豁口，在脑门上摸一把热汗，忽撒甩在地上。想着进村就能见上自己的亲人，心里止不住蹦嗒蹦嗒地直跳呢。

六　石圪垯的儿童团

石圪垯村对面的山豁口上，有块谷子地。地边上有两个毛头毛脑的小孩子，正在割草。他们看见小铁牛，就不约而同地凑到跟前来，一面打量，一面问道：“你从哪里来的？”

小铁牛说：“从山下宋家庄。”

“到哪里去？”

“就到石圪垯。”说完就朝前走了。

一听说小铁牛是宋家庄来，到石圪垯去，两个小家伙更加警惕起来了，立刻互相交换了下眼色。一个稍高一点的对另一个小个儿的说：“小棠子，你割多少啦？咳，才割那么一点？那你还割你的吧，我先回去啦。”说罢就把一捆青草扛到肩上，悠打悠打地跟在小铁牛身后。扛青草的小家伙，一边从背后打量着小铁牛，一边问：“喂，我说，你要到谁家去？”小铁牛老打老实地说，他是来看姑姑的。他姑姑姓什么，叫什么，全对那个小孩子说了。那小孩听罢，咧嘴笑了，说：“你姑姑跟我家住在一个院子，你就跟我来

吧。”

那小孩把铁牛引进村，到了一个敞院里，把草捆子往牛槽跟前一丢，又把铁牛引到一间房子里。

铁牛走进屋里，两眼骨碌碌转着四处一看，只见这房里空空荡荡的，什么家具摆设都没有。他两眼眨巴眨巴，疑惑不解地问："这就是我姑姑的家吗？她家几时搬到这里来的？"

割草小孩向他笑笑，说："你走累了，先在这里歇一会儿吧。"说着走了出去，咯嚓一下把门反锁上了。小铁牛这才意识到被人捉弄上了当，心里又窝火又着急，可一时想不到出去的办法，急得他满屋里直打转转。

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院子里有人走动的声音，铁牛刚要喊叫，就见阳光照得亮堂堂的窗纸上，映出一个人影子。窗纸上有个铜钱大的破窟窿(lòng)，窟窿上有一只黑豆豆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直朝房里瞅呢。铁牛只当是那个割草猴小子在捣蛋，没好气地说："你看什么！不要捉弄人啦，快开门，我要到姑姑家去！"

"是我铁牛！铁牛，你是来看姑姑的吗？"

房门哗一下开了，小铁牛一头冲出去，扑到姑姑怀里，满腹委屈一下涌上心头，差一点哭出声来。"姑姑，我好不容易才到石圪垯，可他，那个割草猴

小子，他……”

那割草孩子站在院当间，不哼不哈，只是一个劲儿地憨(hān)笑。

姑姑说：“你不要见怪他。你们两个做个朋友吧，他叫宝旦，可是个好孩子呢。”

铁牛再没说什么了。心里可老大不服气：“哼！这么个捣蛋鬼，还好孩子呢！怕是好孩子里头剔出去的！”

铁牛在石圪垯住了两天以后，才真正认识了宝旦。他是石圪垯儿童团的团长，成天率领着一帮子儿童团员，站岗、送信、出操上课，不论做什么，宝旦都是处处带头，以身作则。他不多言，不多语，看外表憨溜溜的，心里头点子可多呢。有一回，伪警备队到石圪垯来抢粮。宝旦向民兵要了一颗手榴弹，悄悄地摸到伪军的哨位跟前，一家伙炸伤三个伪军。大人们都夸奖着说：“宝旦，宝旦，是咱儿童团里的好汉。”小铁牛佩服宝旦勇敢、有心计。他们两个很快就成了棍打不散的好朋友啦。

小铁牛一天到晚在儿童团里头滚打。宝旦他们教他唱歌，带他上操。有时候，他们还跟民兵基干队一起演习打野外。要多红火有多红火，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要不是家里有个奶奶呀，小铁牛说什么也不愿离开石圪垯的儿童团啦。

七 刘快腿和张神枪

小铁牛到石圪墶的当天，就向姑姑打听爹的消息啦。姑姑说，爹当初走的时候，到石圪墶来过，千真万确是当八路军啦。他到部队以后，虽然还没到石圪墶来过，可武工队上的老张和老刘跟他见过面。爹还给姑姑捎过话，打过信，可姑姑怕鬼子和汉奸迫害奶奶和铁牛，就没有把这喜讯传到宋家庄去。

小铁牛已经知道，姑姑所说的老刘、老张，就是武工队上的张神枪和刘快腿。姑姑说，老张、老刘三六九的断不了要到石圪墶来，他们到后方去开会啦，取联系啦，来来去去都得从这儿经过。这使小铁牛非常高兴，他心里热火燎拉的，一门心思只盼着武工队的同志来呢。

这天早上，红彤彤的太阳升上方山的顶峰，金灿灿的阳光撒遍小山庄。小铁牛跟着姑姑，到村头枣树林下面的菜园地里，帮着姑姑按瓜蔓，配瓜花。正说说笑笑地忙乎着，猛抬头，一下看见对面山豁口上过来三个人。铁牛眼尖，一眼就看出三个人里头有一个

穿黄衣裳的，心里不由一紧，忙对姑姑说："你看，来兵了，还有穿黄衣裳的呢，该不是敌人吧？"

"不会吧，山上有放哨的呢。要是来了敌人，还能不报告？"姑姑一边说着，一边手搭眼罩一看，认出另外两个穿便衣的是刘快腿和张神枪。她一高兴，就情不自禁地大声吆喝起来："喂，咱武工队又捉了活的啦！"

说话之间，村上的民兵小伙子，儿童团的小孩子，妇救会的姑娘、小媳妇，连同全村的老乡们，都兴高采烈地奔到村头路口上啦。

刘快腿和张神枪，一见石圪墶的老乡们都涌到村头来迎接他们，便押着俘虏加快步伐往前赶来。没等人到跟前，老乡们就你一言我一语，亲亲热热地招呼开了：

"老刘哇，嗨，真行，又闹住一个！"

"老张，这个鬼子是从哪儿逮来的？"

在大人们的招呼声中，还夹杂着孩子们的叫声。孩子们不象大人那样问长问短，只是一条声地喊：

"张叔叔好！刘叔叔好！"

"刘叔叔好！张叔叔好！"

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热烈场面呀！

小铁牛挤在人群里头，根据人们的招呼问答，分

辨着哪个是刘快腿，哪个是张神枪。他心目中久久思念、久久敬仰的英雄人物，今天终于见到了，他可得好好看看他们哪！咦？这个张神枪叔叔好象在哪儿见过，怎么那么面熟呀？再仔细一看，嗨！他不就是那个挑担子卖杏的叔叔吗？唉呀，威名赫赫的张神枪，原来就是他呀！小铁牛想起那天张叔叔送他两把杏，后来又夺他的小镢头，巧妙地阻拦他冒险闯祸，还托郑三叔转告了那些教他开窍的话，只觉着心里火辣辣的，激动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小铁牛看着人们一个个跟武工队的同志握手、捅拳头的那个亲热劲儿，也受了感染，忙用布衫袖子把眼泪一擦，一步跨到张叔叔跟前，伸出小手，清清亮亮地叫了一声："张叔叔，卖杏的！"

小铁牛对张神枪这种奇怪的称呼，一下把在场的人全都逗笑了。姑姑拿眼瞪瞪小铁牛，责备着说："看你这孩子，没大没小的，怎么叫张叔叔卖杏的呢？"

张叔叔拉住小铁牛的手，端详了端详，说："这不是宋家庄的小铁牛吗？哈哈哈，这位铁牛小勇士，是我在卖杏的时候结识的朋友。这孩子苦大仇深，不畏强暴，是个好样的！"

张叔叔这么一夸奖，铁牛感到怪不好意思，脸都腾一下红了。

铁牛姑姑是石圪(土+达)村的妇女干部。当大伙说说笑笑走进村时，她便争着抢着把武工队的两位同志领到自家院里，忙里忙外地张罗着给同志们烧水、做饭。众人都围着老张老刘，坐在树荫底下，啦呱着打鬼子、除汉奸的事。

刘快腿是个瘦精精的小伙子，穿着青裤白衫，腰里束个小包袱，怀前掖着支德国造盒子枪。说起话来，细声细语的，总是带着笑，显得文文静静，和蔼可亲。张神枪是个黑大个儿，肩头上倒背一支三八式小金勾马枪。两只老大老大的黑眼睛，亮闪闪的可神气呢。看年纪，两人都是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宝旦、小棠子那一伙儿童团，硬缠着要武工队的两位叔叔给他们讲抓俘虏的经过。连大人也跟在孩子们后头一个劲地要求。武工队的两位同志就把昨晚上抓俘虏的经过简要地给大家介绍了一遍。

原来，昨天白天，武工队得到县城据点敌军增兵的情况，就派老刘和老张晚上到铁路线上进行侦察。他俩借着夜色的掩护，剪开城南车站的铁丝网，摸进这个小车站。这时，从南边开来一列运军火的货车，“嗞——”地一声停靠在小车站上。原先，刘叔叔和张叔叔只打算在车站上抓个把零散的敌伪人员，没想到碰得那么巧，正赶上鬼子的军运列车靠站。于是，

他俩见机行事，立刻上了尾后守车。

说到这儿，张叔叔指着低头耷脑蹲在墙拐拐里的鬼子俘虏，风趣地说："我们走进守车的时候，这家伙正靠在椅背上打呼噜见他娘呢！"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得哄堂大笑起来。姑姑把两碗滚烫的开水端到老刘老张面前，指着那俘虏问："这个鬼子是新增加来的呢，还是原来就在川里的？"

刘快腿说："我们俩都不会说日本话，等会儿把他送到分区，叫敌工科李干事一问就清楚啦。"

小铁牛蹲在张叔叔旁边，一边听，一边想着心事。等两位叔叔把抓俘虏的经过讲完了，就拉了拉张叔叔的衣襟，小声说："张叔叔，宋庄碉堡的那个山本小队长，可坏啦！您几时有空了，再到宋庄去一趟，把山本小队长杀了，把万人恨也杀了，要是能把城里的川口鬼子也杀了，就给我妈妈报仇啦，给我奶奶报仇啦……"

张叔叔说："进据点，杀鬼子？对，你不提我倒忘了。我这儿有一张咱根据地的报纸。报上登着一篇八路军有名的夜老虎三十五团进据点杀鬼子的故事，念给你们听听。"

张叔叔从小挎包里取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报纸，哗啦啦往开一展，就念了起来。报上说：

四月十五日深夜，我八路军某部一个连，在当地民兵配合下，袭击了奇村据点，击毙日伪军数十名。在战斗中，我军指战员和地方民兵个个奋勇杀敌，表现英勇顽强。班长李赤民同志，首先冲入敌堡，接连刺死四个垂死顽抗的法西斯强盗……

还没等念完，孩子们就噼哩叭啦地鼓起掌来，七嘴八舌地叫唤开了：

“打得好！打得好！”

“李班长真厉害！”

“……”

小铁牛也忍不住问道：“张叔叔，您见过那个李班长吗？他是……很高的个子吧？”

姑姑在一旁笑着说：“铁牛，快不要傻问啦。姑姑还没告诉你呢，李赤民就是你爹嘛。因为咱家在敌占区，你爹怕他参加八路军以后使家里人受连累，就改名换姓啦。”

“噢，李班长就是我爹！”小铁牛高兴极了。爹一个人敢往鬼子碉堡里冲！爹一个人能杀死四个鬼子！爹的本领真大呀！要是爹把川口鬼子、把山本鬼子都杀了，那就给妈妈报仇啦！那才解恨呢！可是，爹这会儿在哪里呢？爹几时才能碰到川口和山本鬼子

呀？……

黑大个子张神枪，两只大眼忽闪忽闪地瞅着小铁牛。他见小铁牛眉头上皱起颗疙瘩，仰着脑袋不言不语，就说："小家伙，想你爹了吧？你爹是个有觉悟的好同志，你可得好好向你爹学习啊！"

小铁牛说："嗯，我就是要学爹的样子。我要当八路军，当武工队。张叔叔，我就跟您一块儿打鬼子吧！我要报仇！"

张叔叔疼爱地摸了摸小铁牛的脑袋，说："再过两年看吧。只要心里记着阶级仇、民族恨，只要你有这样的觉悟，不到武工队上来，也照样能打鬼子，能干革命。象你姑姑吧，她虽然没参加八路军、武工队，不也成为劳动模范，成为石圪垯的村干部啦？她就是跟大伙一起用多交公粮、多做军鞋的实际行动进行抗日救国呢。"

小铁牛支楞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张叔叔讲。听到这里，他挺起胸脯，小拳头一晃一晃地说："用公粮和军鞋抗战，不如刀对刀、枪对枪地跟鬼子、汉奸干仗过劲儿！我就老是想着跟川口、山本、万人恨这些坏蛋们拚哪！要不是奶奶阻挡的话……"

张叔叔笑着说："怎么拚呢？是不是还跟那天一样，举着小镢（jué）头，明打明、硬碰硬地跟人家干？

你呀，就得有个奶奶管束着才行。”

小铁牛摇摇自己的脑袋说：“我不那么傻干啦。您托郑三叔给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住啦。”

张叔叔说：“这就好。咱们跟鬼子汉奸斗争，可不能由着自个儿的性子蛮干。要斗胆，还要斗智哩。就拿我们昨天夜里捉鬼子这件事来说吧，为什么会进行得那么顺利呢？就是因为条件有利，方法得当。第一，我们是两个，他是一个；第二，我们是乘他无防无备的时候，突然下手的。如果是在他有准备的情况下，明打明、个对个地硬干，那就不可能这样顺利，也不一定得到这样圆满的结果。再看人家你爹他们，为什么一家伙消灭了几十个鬼子，自己连一个伤亡都没有呢？这是他们按照游击战的原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所得到的战果。”

张叔叔一席话，说得铁牛心里热呼呼的，也拉开了大家的话匣子。大伙接着这个话茬，说道得可红火啦。姑姑，还有好些姑姑叔叔们，你一言我一语，跟张叔叔、刘叔叔啦呱起八路军、武工队在敌后发动群众闹武装斗争的故事来啦。张叔叔、刘叔叔知道的故事可多呢，有儿童团捉汉奸的故事，有民兵埋地雷炸鬼子、联防作战歼灭敌人的故事，还有武工队化装进据点给敌人造成错觉，叫敌人自个儿打自个儿的故事。

这些故事，又惊险又奇巧，小铁牛听得可入迷呢。

从大人们的啦呱中间，小铁牛才把那天夜间在宋庄据点夺粮战斗的来龙去脉闹清楚。那天，张叔叔化装成卖杏的小贩，刘叔叔化装成赶牲口的民伕，把宋庄据点里里外外的地形、道路，把敌人的岗哨位置、火力配备，都侦察得一清二楚；怎么进，怎么出，怎么掩护，怎么运动，都计划得周周到到，布置得妥妥当当。敌人抓去运粮的民伕里头，就有好些是我们的秘密民兵，他们也都参加了这次夺粮战斗。因为组织得好，指挥得好，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县大队的机关枪封锁着梁上的鬼子碉堡，民兵队配合武工队围住关帝庙的警备队和万老财家院里的特务队。鬼子摸不清情况不敢下碉堡，汉奸队更是胆小怕死不敢露头，只是拚命打枪壮胆。我们的运粮队伍利用巷道的死角行进，敌人打得再凶，也伤不到我们一根毫毛。

嘿呀，游击战争，真来劲儿哪！

小铁牛在石圪垯住了几天，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今天见了老张老刘，听到爹勇敢杀敌的好消息，又听了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斗争故事，更是恨不得立时三刻就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他握着小拳头，朝宋庄方向猛一砸，象宣誓似地说：“我一定要闹支枪打鬼子汉奸！”

张神枪看铁牛这孩子天真可爱，一伸手就把铁牛搂到他怀里去啦。小铁牛一下拱到张叔叔怀里，发觉张叔叔腰里有个硬梆梆的东西。是什么呀？他顺手一摸，好家伙！从张叔叔的衣襟底下摸出一支盒子枪！这枪，在一个圆不圆方不方的红皮枪套套里装着。枪套上，有个刀尖子划下的长道道。铁牛认得，这种枪是日本造的王八盒子枪。山本和万人恨，挎的都是这种王八盒子。小铁牛摸摸那光滑滑的皮枪套，问道："张叔叔，这枪就是从那个日本俘虏手里缴下来的吧？"

张叔叔这会正跟大人们交谈着，没工夫跟他搭话。还是刘叔叔对他说："这枪正是从那个俘虏手里缴下来的。当时张叔叔夺下这支枪的时候，鬼子猛一下惊醒了。捞起一把刀子就朝张叔叔刺过去。张叔叔用带套的盒子枪拨开尖刀，卡住了鬼子的脖子，就把他活捉了。"

儿童团的小棠子眼馋（chán）馋地瞅着那"负了伤"的枪套套，说："张叔叔，您能使两支枪吗？"

张叔叔说："我只要一支就行啦。"

"那您要盒子枪，还是要小马枪？"

宝旦插上说："张叔叔当然是要盒子枪啦。到敌占区活动，就数带盒子枪方便啦。"

刘叔叔笑着说："还是宝旦说的对。干我们这种

工作，带盒子枪是方便多啦。你们的张叔叔从鬼子、汉奸手上夺过三支盒子枪啦，可他自己一支也没留下，全交上去啦。”

小铁牛替张叔叔打算，忙说：“张叔叔，这支可不要再交啦，留下您自己用吧。”

张叔叔说：“不行啊。咱们军分区龙政委，早就叫我给敌工科李干事闹支盒子枪呢。这支还得交上去。等下回闹到了，再考虑自己吧。”

小铁牛暗自寻思：张叔叔可真是个好同志啊，自己闹到的盒子枪全给人啦。张叔叔几时才能用上盒子枪呀？我要是能闹到盒子枪，一定要送给张叔叔。

敌占区……盒子枪……方便……小铁牛满脑子全是盒子枪的事啦。

八　蹦蹦跳的三颗心

小铁牛经过张叔叔的指教，思想上明白了两件事：一个是跟鬼子、汉奸作斗争，不能光靠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蛮干；再一个是要想干倒敌人取得胜利，一定得想出巧点子来，不能明打明地硬拚。可是自己回到宋家庄以后，究竟该怎么个干法呢？巧点子，他一时半刻还想不出来；再细想想，自己一个人，确实是力量太小，单靠自己，恐怕连个不拿枪的汉奸都擒（qín）拿不住。要是不跟敌人斗吧，这满腔的仇恨，怎么能忍得下去呀！哪能老看着山本、万人恨这伙坏蛋成天惨无人道地苦害老百姓？

小铁牛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个头绪来，心里头憋闷得要命。后来，他就把自己的心思，一根一底全对宝旦说了。

石圪垯的儿童团长宝旦，如今成了小铁牛的知心朋友啦。宝旦老早就听说宋家庄的山本鬼子和万人恨坏得出奇，可从来没象今天这样对他们恨过。今天，他听小铁牛说了川口、山本打死自己妈妈的情景；听

小铁牛说了万人恨打了奶奶，抢光粮食的强盗行为；听小铁牛说了鬼子、汉奸打人、吊人、杀人，变着法子残害老百姓的详情细节。宝旦忍不住地流泪了。

小铁牛说："我很想跟张叔叔、刘叔叔一样，夺支枪，杀鬼子，杀汉奸，给妈妈报仇，可就没人帮我一块儿干。宝旦，我真想给妈妈报仇啊！"

宝旦猛地一下跳起来，对小铁牛说："帮助你报仇的人在这呢！山本鬼子、万人恨，他们不光是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他们是咱们穷人的大仇人、死对头！给你报仇，也就是给我报仇！你说咱咋个干法吧！"

小铁牛说："我想先夺一支枪，有了枪才能打仗呀。"

宝旦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啦！我也是想着枪呢。有了枪，一遇机会就可以撂（liào）倒他几个。走走走，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儿讨论讨论。"

宝旦和小铁牛来到村西枣树林里，往地上一坐，就心碰心地讨论起来啦。小铁牛紧紧地攥（zuàn）着宝旦的手腕子，坚定、有力地说："万人恨有支盒子枪。为了搞女人、发洋财方便，有时候好一个人独自出去，东游西转地乱窜。咱们要是瞅准机会的话，就能把他闹住。张叔叔说得对，明打明、硬碰硬地干不行。咱就得象张叔叔、刘叔叔他们那样，神出鬼没，

闹它个鬼神不安！我在据点里头瞅着敌人的行动，一有下手的机会，就马上给你送信！”

宝旦高兴地说：“能行能行！咱们就先在万人恨头上动刀子。不过，光咱们两个力量不够，要是再有一两个人，就好办多了。”

小铁牛说：“那你看还有谁行？”

宝旦皱起眉头，一边物色着对象，一边数说着条件：“第一，对敌人要恨；第二，胆子要大；第三，要能保密；第四，要机智灵活……”想着想着，猛地一拍大腿说：“嗨！闹半天咋把他给忘啦！就叫他参加吧，准行！”

小铁牛问：“他？他是谁呀？”

这一问，宝旦摸着后脑勺笑开了，说：“看我这人，稀里糊涂的。他就是小棠子嘛！”

“小棠子？行，那快叫他来吧。”

“好，你等等，我叫他去。”

宝旦把小棠子叫到枣树林里，把他们秘密闹武装斗争的计划，一根一底的对小棠子说了一遍，问他敢不敢参加？小棠子想也没想就说：“嗨，这有什么敢不敢呀？你们两个都不怕，我还怕吗？不过，武装斗争嘛，第一就要有武器，咱们连颗手榴弹都没有，咋个斗争法？”

小铁牛老担心他们的武装斗争闹不成功，见小棠子那副不紧不急的样子，赶紧追着问："那你到底干不干呀？小棠子！"

小棠子说："我几时说不干来着？老实对你讲，凡是宝旦干的事我都干。我是说，咱闹武装斗争，顶要紧的，是要闹到真家伙才行。"

宝旦说："这你就说对啦，小棠子！闹武器的事，小铁牛比谁都想得多。来来，坐在这儿，咱们这就研究研究闹武器的办法吧。"

三个小家伙鼎足坐在枣树林里，三颗小脑袋紧挨紧地聚在一块儿，三颗天真幼小的心，火扑扑地跳动着、跳动着……

三个孩子你一言我一语，一直谈了很长时间。该研究的都研究好啦，该决定的都决定啦。临分别时，宝旦紧紧握着小铁牛的手，兴奋地说："伙计，满树的枣子，就望着你先红啦。明天一早，你就动身吧。"

小铁牛说："我前几天总觉着离不开石圪垯啦。如今心上有了这件事，又光想着回宋庄去啦。你们俩可要把咱们接头的地点记清楚啊。一道小山梁梁，一片小树林子……"

宝旦、小棠子同声说："你放心吧，我们不会闹错的。"

第二天，小铁牛告别了姑姑和宝旦、小棠子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宋家庄去了。

1
③

九　小树林里定计谋

铁牛把爹当八路、杀鬼子的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说不出有多高兴。不过，因为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只能把高兴藏在心里，对谁也不敢吐露。奶奶还再三再四地嘱咐小铁牛，叫他守口如瓶，不要乱说乱道。

铁牛自打回到宋庄，一门心思只顾寻找闹武器的机会，旁的事，一概不往心上搁了。每天每天，老是借着挖野菜、拾粪，庄里庄外各处游串，有时候，深更半夜都不回家。奶奶估不透铁牛这孩子在要什么把戏，等铁牛一回家，她就要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数落铁牛。有一回还堵住房门不叫他出去，尽着追问他老在外头东游西转的做什么。铁牛跟宝旦、小棠子在红枣树下定下规矩，他们闹武装斗争的事，对谁都不能说，就是对亲生爹娘也不准说。铁牛当然不能对奶奶说实话，可他也不愿胡诌瞎扯地编造谎话骗奶奶。奶奶再追再问，他都拿一句话顶到底：“奶奶，您放心吧，我不会做坏事的。”奶奶呢，她怕左邻右舍犯猜疑，也不敢大声大气地硬阻挡。铁牛还是每天每夜

专心专意地注意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可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始终没瞅到个好机会。

铁牛除了留神敌人的活动以外，每天都要到后沟梁上的小树林里，跟宝旦、小棠子接一次头。每天每天，老是没一点进展。铁牛生怕宝旦和小棠子失去耐性打退堂鼓，每次见面，他总要对两个小伙伴说："今天还跟昨天一样，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对敌斗争嘛，就得有耐性才行。铁杆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只要咱们有耐性，总会瞅到机会的。"

这天前晌，小铁牛背上背个树条编的小篓篓，手里拿把小镢头，蹓跶着走出村来。村口操场上，集合着好几十个警备队伪军，还有一些鬼子，山本小队长正在训话。路边停着好几辆大车。一个赶车的庄稼汉问铁牛："你这是到哪儿去呀？"

铁牛说："上山刨点芍(sháo)药花根子，给奶奶闹几个油盐钱。"边说边走到大车跟前，小声问那赶车人："大叔，你又叫他们拉差啦？这又是到哪儿去呀？"

赶车的朝操场那边瞅了瞅，压低声音说："这还看不出来吗？谁知道又上哪个村抢人家的粮食去呢？"

铁牛没敢多停留，依旧不紧不慢地向村南走去。走没多远，忽然听见身背后传来一串"得铃铃"的响

声。他扭头一看，有个戴洋草帽的家伙，蹬着自行车，直飞直飞地赶上来了。这个骑车子的，就是便衣特务队的队长万人恨。铁牛一闪身躲到路旁。车子带起一股风从铁牛身边冲过去。万人恨穿着白绸衫，黑布裤。白绸衫被风鼓得一飘一飘的直忽闪。后襟飘起的时候，铁牛看见万人恨后腰上，露出一个红圪油油、圆不溜秋的东西。他心里刷地打了个闪："咦？那东西不就是日本造的王八盒子枪吗！……"小铁牛眼馋心热，直盯盯望着一溜烟飞车远去的万人恨。心想：这家伙单人独个儿的带枪出门，可是收拾他的好机会呀！可偏偏这会儿人不凑手……

万人恨朝前沟走了。小铁牛心里火燎燎的，干着急没办法。他加快脚步来到后沟梁上的小树林里，等了不大工夫，小棠子和宝旦都来了。小棠子一见铁牛就问："还是外甥打灯笼吗？"

铁牛说："可不是咋着！万人恨独自个儿骑着自行车，带着盒子枪，朝前沟那面走了。真倒霉，就没一个朝这条路上来。"铁牛把他看到的情况子丑寅卯的跟宝旦、小棠子说了一遍，三个小家伙都为一块肥肉没吃上感到可惜。宝旦闷声不响地拿条树枝子，忽刷忽刷朝草上刷着，闷了一阵子，突然说："咱们三个都是糊涂蛋！牲口还懂得躲着吃过亏的地方走呢，

单个儿敌人哪还会再朝这条路上来呀。”

经宝旦这么一提，铁牛一下恍然大悟了：“哎，可真是的！便衣队在这儿死过三个人，他们咋会再来送死呢。”小棠子也说：“咱们三个真是的，咋早没想到这个呀！”

宝旦又“崩登”撂出一句：“废话少说，赶快想法子收拾万人恨吧！”

铁牛说：“万人恨早走得没影儿啦！”

小棠子说：“咱要早埋伏在前沟就好了。”

宝旦说：“这会儿还不算迟。”

小铁牛脑子里又开了一窍，脸上立刻露出兴奋的笑意，喜滋滋地说：“对对对，他万人恨独个儿出去，还会独个儿返回来的！咱们赶快到前沟路上埋伏着去吧。”

小棠子说：“不要急，不要急，忙中有错。该咋个闹法，可得安排得妥妥贴贴的才行。”

铁牛着急地说：“要商量快商量，不要老耽搁着误了大事！”

十　洼地伏击万人恨

三个小家伙在小树林里紧张热烈地讨论了一阵，就抄小路绕到前沟埋伏去了。他们的伏击点选在离宋庄二里远的一块洼地里。路边是一片高粱地。高粱苗子长高了，已经没到了孩子们的头顶。除了青纱帐的掩护外，右手里还有个山拐拐挡着，宋庄炮楼上的敌人，刚好望不到他们的伏击点。

高粱棵里闷热闷热的，象蒸笼一样。三员小将从半前晌埋伏到晌午过，也没吃，也没喝。他们只想着夺枪，只想着收拾罪恶滔天的万人恨，把饿呀、渴呀、热呀，全都忘光了。前沟路上，有过来过去的庄稼人，还有几个扛大枪的伪军进了宋庄据点。可就是不见万人恨的鬼影子，你看急人不急人！

庄稼人歇罢晌，上地好一阵子了，万人恨还没来。宝旦担心地说："那家伙该不会从别的路回去吧？"铁牛说："不管他来不来，咱一定要等到底。不到天黑，咱就不离开。"

6 ③ 他俩正说着，那边负责监视前沟口的小棠子，猫

着腰，疾欢马快地跑过来，兴冲冲地说："快！快！万人恨来了！"

宝旦向小棠子、铁牛点了下头，挟起一捆事先预备好的青草，噌噌两步，窜到路边上去了。他坐在路边上，背后靠一捆青草，装成在路上歇息的样子。小铁牛侧转身，半身贴地，伏在离宝旦只有几步远的高粱棵里。他两手紧攥着小镬头，一眼不眨地瞅着路边的宝旦。万人恨这坏蛋立时三刻就要到跟前了，战斗就要开始了，他的心啊，扑腾扑腾跳得很厉害，浑身颤抖抖的，好紧张啊……小棠子一定也是很紧张的。他就在铁牛身边，铁牛听出，小棠子连出气都跟平常时候不一样了，呼哧呼哧的好大声啊！

万人恨的车子带起一股黄尘，转眼到了宝旦跟前。

人家宝旦，可真不愧是石圪垯儿童团的团长，看他多沉着，多镇定呀！万人恨飞快地向他身边驶来，他只管稳稳当当坐着。单等车子从他脚跟前"嗖"地一擦而过的那一眨眼工夫，他才猛地飞起一脚，对准车的后轱辘使劲儿蹬去，只听"扑通"一声，万人恨连人带车，一家伙栽到路边塄坎下面去了。万人恨跌个马爬地、狗吃屎，啃了一嘴泥巴。小铁牛刷一下从高粱棵里飞出来。万人恨两手撑地，斜眼咧嘴的正要

往起爬，小铁牛赶忙对准他的后脑勺“嘣”砸了一镢头。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小铁牛一镢头砸下去的工夫，手快眼疾的小棠子已经抓住了万人恨腰上的盒子枪，枪是抓在手上了，可是连拽（zhuài）几下没拽下来。原来，万人恨的枪是斜挎着背在身上的。宝旦见拽不下来，忙说：“不用连套子拽了，抽里头的枪！”

小棠子一下被提醒，赶忙把枪从皮套里抽出来，对准万人恨的脊梁就开枪。他连扣了几下扳机，枪没响。原来枪上着保险呢，小棠子不会摆弄，只当是支坏枪。

宝旦见小棠子扣不响枪，忙说，“不要耽搁啦！快撤吧！”

小铁牛又抡起镢头，对准万人恨的脊梁骨上狠狠捣了一镢头，这才钻进高粱地，绕道撤出战场。三员小将仍旧回到后沟去了。小铁牛的小篓篓还在后沟梁上的小树林里藏着呢。

十一　喊声震荡小树林

万人恨没有死。他是被小铁牛一镢头砸昏了。当时小铁牛他们还只当他死了呢，可是，赶小铁牛回到村里时，就见一伙子便衣特务吆吆喊喊地赶押着几个老百姓把万人恨抬回村里来了。

村里的老乡们听说万人恨挨了八路军的揍，人人高兴，个个欢喜。大家都跑到街上来看热闹，又不敢围到跟前去，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眯起眼睛瞅着，由不住地暗笑。

万人恨躺在帆布担架上，脸色灰败败的一副死人相。眼睛只睁个小缝缝，朝这边瞅瞅，向那边瞄瞄，暗暗观察着周围人们的神情表现，忽然，他喊了一声："停！"

担架停在当街上。万人恨费劲地从担架上欠起身子，歪扭着脸，咬牙切齿地骂道："他奶奶的！老子遭了不幸，倒有人高兴哪！盼老子死吗？可老子命长，老子偏活着回来啦！……"万人恨还要骂娘，可是伤处痛得厉害，痛得他直咧嘴，只好又躺倒了。

小铁牛不声不响地站在碾道那儿，留心听着人们在小声细语地说话。一个说："人家'老八'可真是天兵神将，神不知，鬼不觉，真闹得巧啊！"另一个说："可惜手太软，没把这个害人精治死。"又一个说："可就是，你看万人恨那股凶煞劲儿！受了伤的毒蛇，咬起人来更毒，大伙都得防备着点。"……

万老财家那面，哭哭啼啼、闹闹嚷嚷地涌来一伙子人。走在最前头的就是万老财。那老家伙一边走，一边提名道姓地骂着武工队："刘快腿、张神枪！姓万的眼里揉不进砂子！你们胆敢跟我作对，咱走着瞧吧！"

万人恨见他老子来了，说："爹，今天我遇到的八路，不是刘快腿，也不是张神枪，好象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

万老财楞了："什么？是个小孩子？你……"

万人恨羞得无言可答。闷了半晌，才自嘲地说："就是啊！嗨，擒龙捉虎多少回都没怎么着，冷不防倒叫猫咬了一口！"

万老财又问："你伤着哪啦？该不要紧吧？"

万人恨说："后脑勺不知道被什么家伙捣了一下子，先头昏过去了，这会倒不怎么，只是鼓了一个大包，碰破了皮。就是脊背上疼得吃不住。"万人恨龇

牙咧嘴地摸着疼处，发着狠说："赶快报告山本队长，这口气不能不出，这个仇不能不报！"

说到山本，山本就来了。鬼子、伪军刚刚抢粮回来，村街上乱哄哄地挤了一大群人。山本小队长一听说万人恨挨了打，丢了枪，气得发疯嚎叫："八格亚路！八路小孩的厉害！八路小孩的抓住，死啦死啦的！"

……这天夜里，小铁牛满脑子乱翻翻的，怎么着也睡不安稳。满脸杀气的万人恨，发疯暴跳的山本鬼子，老在他脑子里头打转转。"山本鬼子、万人恨，等着瞧吧！我们儿童团已经闹到一支枪了，我们迟早要把你们收拾掉！往后，我再不会手软啦！"铁牛想着往后的斗争，往后的胜利，兴奋得笑了起来：嘿嘿嘿……

奶奶醒来了，翻动着身子问："铁牛啊，什么事叫你喜成这样？"

铁牛怕奶奶唠叨，没敢搭腔，轻轻地呼着气，假装睡熟的样子。奶奶又睡着了。铁牛又想到那支枪。那支蓝汪汪怪好看的盒子枪，他还没来得及仔细看一看呢，小棠子和宝旦就急急忙忙拿上走了。明儿前晌接头的时候，非要玩个够不行……铁牛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等他一觉睡醒，睁眼一看呀，乖乖，日头已经照到窗户上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忙叫："奶

奶，你咋不早点叫我？”

奶奶说：“奶奶看你这几天变瘦了，想叫你多睡会儿嘛。窝窝头在锅里呢，自己拿着吃吧。”

铁牛狼吞虎咽地吃了早饭，背上他的小篓篓，扛上他的小镢头，活蹦蹦地小跑着，上了对面山坡，七转八转，就绕到后沟梁上的小树林里去了。

小树林里，还跟他每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草丛里盛开着一朴楞一朴楞的鲜花。嗡嗡叫的蜜蜂，花朴楞楞的蝴蝶，有的落在花朵上停着，有的绕着花儿飞。树上的鸟叽叽喳喳地叫着。高空有两只老鹰，飞来飞去地兜着圈子。

这小树林，离宋庄很近，离石圪垯却有八九里远。他们每次碰头，都是小铁牛先来，等上一阵子，小棠子、宝旦才到。今天还跟往常一样，又是铁牛先到了。

铁牛走进树林里，放下手里的小镢头，又放下背上的小篓篓。抬头看见大柳树，一下想起藏在树洞洞里头的那三发子弹壳。这会儿闲着没事，该把它们取出来看看啦。

铁牛正朝柳树那边走去，忽然看见树底下有颗圆溜溜的脑袋，忽闪露了一下。旁边的茅柴梢一晃一晃直动弹。铁牛不由一阵高兴，心说：“噢，小棠子、宝旦，今天走到我头里了！”铁牛拾起块小土疙瘩，瞄

住柴梢晃动的地方，嗖一家伙砸过去，一面叫着说：“鬼头鬼脑的，还想打我的埋伏吗？我早看见了！”

没等话音落地，不知谁从背后扑上来，把铁牛拦腰搂肩膀抱了个铁紧。铁牛正犯疑，又见前后左右的草丛底下，树背后，一下子冒出来好几个人，有的是便衣特务，有的是日本鬼子，那些家伙们呼啦一下围上来，扭住了铁牛的胳膊。背后搂他的那个人才松了手。铁牛转脸一看，原来第一个抱他的就是山本鬼子。铁牛恨得直咬牙，可是自己这会儿被抓住了，干急没法想。

鬼子汉奸们把铁牛拖到茅柴稠密的地方，把他按到地上，又往他身上蒙了些柴草。山本小队长摆了几下手，鬼子汉奸都钻到茅柴里隐蔽起来了。小铁牛一看这架势，就猜透了山本的鬼心思。他心里一急，什么也顾不得了，猛一窜从敌人手里挣脱，放开喉咙大声喊叫起来：“日本鬼子！便衣特务！你们干么要抓我？你们藏在这里干什么？鬼子，汉奸……”

他的喊声震得树叶子突速速打颤，他的喊声惊得树上的鸟儿扑楞楞地往天空飞去。鬼子特务象疯狗一样围上来，硬把小铁牛往地上按。山本小队长用拳打，又用脚踢，末后又恶狠狠地卡住铁牛的脖颈子。小铁牛还是拚命地喊，拚命地叫。山本又伸出手来捂铁牛

的嘴，小铁牛一口咬住山本的手指头，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牙齿上。山本疼得哇哇哇直嚎直叫，猛一拳把小铁牛打得闪了个后仰。铁牛不顾身上疼痛，还在喊，还在叫。他一心只想：只要小棠子和宝旦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不被敌人逮住，自己就是死也不怕。

山本鬼子龇牙咧嘴地看看他那只血糊淋拉的手爪子，又看看直蹦乱跳、大喊大叫的小铁牛，骂了声“八格亚路”，刷一下抽出锋利闪亮的东洋刀。他双手把住刀柄，嗖一下举了起来，对准小铁牛的头就要往下砍。铁牛可半点都没觉得害怕。他还在放声喊叫。

山本的洋刀举得老高，却没有砍下去。他本来是真打真地想把小铁牛砍死的，但他又想到，这会儿还不是杀他的时候，他还妄想用铁牛作引子，把铁牛的同伙全部捉住。他还要把铁牛送到上司那里去，邀功、请赏。他原先想把铁牛拖进密林深处藏起来，这会儿又改变了主意，叫特务们把铁牛往宋庄据点送。两个便衣特务一人扭着铁牛的一只膀子，把铁牛架出树林，顺斜坡往沟底下拖。

小铁牛生怕小棠子和宝旦中了敌人的埋伏，他还是在喊，他还是在叫。他的声音，在满山满谷震响着……

十二　张神枪击毙鬼子兵

小铁牛被两个便衣特务架到树林下面的草坡上。冷不丁听到上面山梁上“叭勾——”一声枪响，就见一个特务手一松，扑通一下爬倒了。另一个特务扭头朝后看看，骂道：“哎哎，他妈的，谁的枪走火啦！”话音落，枪声响，又是“叭勾——”一声，这个特务也跟那个特务一样，扑通一下栽倒了。

铁牛一看两个特务都被打死，也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脱笼的鸟儿就要展翅飞，管他三七二十一呢，小铁牛撒开两腿就是个猛跑。

山本一看这个阵势，自知阴谋败露，再埋伏下去也没用了，就哇啦哇啦叫了两声，指挥着鬼子、汉奸，一窝蜂地从小树林里冲出来，瞄着铁牛就开枪。小铁牛却象鱼游大海，绕着山坡兜个圈儿，又跑到山梁上去了。

小铁牛气喘吁吁地跑到山梁上，猛一下碰到两个人！你们猜是谁？是小棠子和宝旦吗？不，是张神枪和刘快腿两位叔叔！小铁牛刚刚从敌人的魔掌里挣脱

出来，意外地碰到自己的亲人，千情万绪涌上心头，有多少话想跟叔叔们说呀，可是这会儿，他什么也顾不上说，只顾指着斜坡上的敌人，急里慌忙地说："张叔叔，快开枪！您看，那个挂洋刀的，他就是山本，快把他打死！快……"

张叔叔不慌不忙地把子弹推上枪膛，不慌不忙地说："不要急，他跑不了啦。"说着，把枪一端，子弹就"叭勾——"一声飞出去了。清脆的枪声，震得铁牛两只耳朵嗡嗡响。他朝坡上一看呀，嗨嗨！山本鬼子直挺挺地倒在山坡上，一动也不动了。

小铁牛眼眶里涌出两行热泪。他望着对面向阳坡上那个黄土堆起的坟墓，声音颤颤地说："妈妈，您知道吗？张叔叔把您的仇人山本鬼子打死啦，张叔叔替您报仇啦。"

宋庄炮楼上，机枪、步枪，一阵风似地扫射过来。山岗下面的鬼子，抬起山本的尸体，没命地跑进宋庄据点去了。

张神枪和刘快腿两位叔叔，商量着一件使铁牛心花怒放的事情。刘叔叔说："山本这一死，对敌人肯定是个很大的震动。城里的敌人很可能要在今天就派队伍到宋庄来换防的。正好赶上咱们三十五团过来了，这可是个消灭敌人的好机会！"张叔叔说："对对对，

机不可失。你腿快，赶快上石圪垯去报告情况；我在这儿监视着敌人的行动。这一回呀，要是闹得好，说不定能把宋庄据点拔掉！”刘叔叔说：“好，就这么办！老张，你一个人在这儿，可得小心在意呀。”张叔叔说：“嗨，你放心吧，怎么是我一个人呢？高高的山头上，密密的树林里，到处有咱们的好兄弟。”说着，还在小铁牛的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巴掌。

铁牛听说三十五团到了石圪垯，心里发热，脸上放光。他问两位叔叔：“我爹来没来？你们见我爹了没有？”

刘叔叔说：“看见啦，你爹如今当上副排长啦。他听说你揍了万人恨，喜得嘴都抿不住了。等着吧，小鬼，很快就要见到你爹啦！”

刘叔叔报告情况去了。

小铁牛跟张叔叔两个，肩挨肩膀靠膀地隐蔽在开着鲜花、飘着芳香的杂草棵里。枪声已经停止了。树不动，鸟不叫，山岗上一时显得格外安静。清凉爽快的小南风，习溜溜、习溜溜，在掠着草梢撒欢呢。

小铁牛定下心，把今天遭遇到的事情放在心上一捉摸，真够悬哪！幸亏张叔叔他们赶得巧，要不呀……唉！想到这儿，小铁牛不由轻轻叹了口气。

张叔叔眼光里含着笑意，瞅瞅小铁牛，说：“叹

什么气哪？后怕啦？你们呀，真是初生的牛犊(dú)不怕虎。”

小铁牛连忙否认说：“哼，我才不怕呢。只要一见到川口、山本、万人恨这些坏蛋，就光觉着恨，光想着报仇，什么都不怕啦！”

张叔叔扭转脸，瞅着宋庄梁上的鬼子碉堡，瞅着碉堡上那面一飘一飘的太阳旗，一字一句地说：“对日本鬼子，对汉奸特务，谁能不恨啊！可是，光靠这股恨劲儿，是消灭不了敌人的呀。”

小铁牛说：“您上回在石圪嗒不是说过的嘛？光恨不行，要跟敌人进行斗争。我们三个，就是照您说的办法进行武装斗争的嘛。”

张叔叔笑笑，启发地说：“嗬，武装斗争就这么简单吗？你好好想想，象你们这样子斗争下去，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小铁牛眨巴着大眼睛，思谋思谋说：“象我们这样……张叔叔，我们三个谁也没想到山本会打我们的埋伏。今儿要不是您和刘叔叔来搭救我，不光是干不倒山本，反过来倒叫山本把我给干住啦。张叔叔，为甚人家别处的民兵、儿童团闹得那么利亮，我们偏就闹不好呢？上回您说明打明、硬碰硬地干不行，要巧斗。我听了您的话，就跟它来暗的。哪想到，我们跟

敌人来暗的，敌人也跟我们来暗的啦。”

张叔叔说：“你们光找熟路走，每天老在一个地方碰头会面，还怪敌人打你们的埋伏吗？小鬼，这对敌斗争里面的学问，可深着呢。搞武装斗争，打鬼子，一定要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可不能各顾各地瞒着领导偷干。”

张叔叔这番话，象灿烂的阳光照进小铁牛的心窝里，他思想上更亮堂了，忙说：“张叔叔，我们往后再不瞒着你们偷干啦，您就来领导我们吧。我们也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

正说着，宋庄炮楼上的鬼子又打枪啦，子弹头子打得树叶子扑拉拉地直往地上落。

张叔叔说：“铁牛，你暂时不能回家去了。宝旦和小棠子在后面山包包上呢，你找他们玩玩去吧。这儿离炮楼近，人多了不好。”

铁牛不愿意离开张叔叔，可张叔叔硬要他到后面去。铁牛没法，只好听从张叔叔的指挥，上后面山包包去了。

宝旦和小棠子果然在那儿呢。两个小家伙一见到铁牛，就争着抢着说：“铁牛，我们看见你爹啦，你爹当上李排长啦！”铁牛纠正说：“哪呀？是当副排长啦。”小棠、宝旦都笑开了，齐声说道：“对对对，

是李副排长。”

停停，铁牛又说：“你们两个谁的嘴上没了把门的啦？谁把咱们闹枪的事告诉我爹的？”

小棠子说：“嗨嗨！雪里埋不住人，纸里包不住火。咱们夜儿后晌夺枪的事，人家张叔叔刘叔叔昨儿连夜就调查得一清二楚啦！他们预料今天可能要出事，才跟我们俩一道来的。”

铁牛两眼睁得大大的，瞅瞅小棠，瞅瞅宝旦，咂了咂嘴说：“哎呀呀，人家张叔叔刘叔叔可真能！预料今天要出事，果真就出事了！”

宝旦说：“看你说的！人家是经过调查研究出来的嘛，又不是凭空瞎估计……”

小棠子抢过话头说：“你知道吗？万人恨家看山的赖老五是特务队的暗探……”

宝旦和小棠子两个，你说一句，我插一嘴，把刘快腿和张神枪了解到的情况，全都给小铁牛说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万老财家有个狗腿子叫赖老五。万人恨当上便衣特务的头目以后，他就成了万人恨手下的一个暗探。自打便衣特务队在后沟被武工队打死三个人那天起，万人恨就叫赖老五借看山为名，暗地到山野里侦察情况。有一回，赖老五远远看见后沟梁上有三个半大小孩，从小树林里出来，散开走了。因

为离得远，他没认出人来；因为是些小孩子，他没把这事往心上搁。直到昨天，听万人恨说夺他枪的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赖老五这才把他早几天发现的情况报告了山本和万人恨。

万人恨挨揍丢枪的新闻，象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子传开了。老刘老张也听到了。老刘老张把各方面情况一分析，断定是石圪垯儿童团的孩子们夺的枪。他俩怕孩子们再闹下去会出问题，就马上向组织上反映了，并连夜上石圪垯找村干部们查问。正巧三十五团也来了。老刘老张，还有铁牛他姑姑和铁牛他爹李副排长，大伙一块把儿童团的宝旦、小棠子找来问这件事。宝旦、小棠子就把他们秘密搞武装斗争的事依实说了。

铁牛听小棠子、宝旦这么一说，对张叔叔、刘叔叔更加敬佩了。他想：今天要不是张叔叔搭救，自己就要遭大难啦！张叔叔还打死了他的大仇人山本鬼子……铁牛喉咙口直梗直梗的，说不出有多感动。

小棠子见铁牛两眼泪汪汪的，好一阵子没说话，就把昨天夺来的枪递到铁牛手上，对他说："咱们夺枪的时候，数你出力最多，今天又中了山本的埋伏，差点把命都送了。这支枪，给你吧。"

铁牛把枪接到手里，摸了又摸，看了又看，他多

么喜爱这支枪呵。他要是把这支枪悄密密地藏在衣襟里头，瞅机会对鬼子、汉奸脑袋上“叭”一枪，干他一个，那有多来劲儿！

小铁牛尽管把枪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可也没有光为自己打算。他跟两个小伙伴商量着说：“咱张叔叔光有支小马枪，还没盒子枪呢。依我说呀，这支盒子枪咱三个谁也不要拿，把它送给张叔叔，你们看好不好？”

宝旦首先赞成，说：“我同意。张叔叔有了这支盒子枪，下敌区活动就更方便啦。”

小棠子接着说：“我也同意。张叔叔把自己闹到的枪，都交到上头去啦；咱们闹到的枪，就应该交给张叔叔。可就是，咱们手里没武器，咋收拾鬼子、汉奸哪？”

小铁牛说：“咱有了张叔叔他们领导，还怕闹不到枪吗？咱们可不能再瞒着领导偷干啦。你想想，要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能把日本鬼子打败吗？咱们原先那样偷干是不对的！”

铁牛这几句话，很使小棠子吃惊。他两眼瞪得大大的，瞅着小铁牛说：“咦？你怎么说起这话来啦？闹武器啦，搞武装斗争啦，不都是你出的主意吗？不就是数你最积极、数你最起劲的吗？现在为啥打退堂

四
4

鼓啦？我看呀，准是今天这一仗把你打怕啦！”

“我怕？谁害怕谁是小狗！”铁牛受不住啦，瞪起眼睛就跟小棠子吵。不过，他很快就克制了自己，说：“不管你怎么看，反正张叔叔说啦，打鬼子，干革命，没党的领导就闹不成！”

宝旦批评了小棠子，支持小铁牛说：“铁牛说得对！武工队不就是共产党的吗？把枪送给张叔叔，张叔叔是共产党员，叫他领导咱们再闹枪，闹多些，咱们三个每人摊上一支！”

小棠子高兴得拍起手来：“好好，就这么办！”

于是，三人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把枪送给张叔叔，往后要在武工队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

十三　刘快腿活捉赖老五

孩子毕竟是孩子，总免不了贪玩。宝旦把包枪的红绸子铺在草地上，三下五除二就把盒子枪拆卸开了。抓子勾、甩子米、弹簧、撞针、保险机……所有的枪零件他都能叫出名字来。这些，是张叔叔和刘叔叔昨天晚上才教给他的，这会子，他又现买现卖地在教小铁牛啦。小铁牛是个心灵手巧的能豆子，一看就会，一点就通，没费多大工夫，宝旦会的，他全都学会了。

小棠子是个闲不住的勤快孩子。宝旦、小铁牛在摆弄枪，他就独自个儿钻到南边山坡上，摘沙窝窝去啦。沙窝窝是他们这地方的一种野生植物，树棵有芝麻秆那么高，枝枝叶叶浑身是刺，结着象桑葚(shèn)子似的果实。红熟以后，甜蜜蜜的才好吃呢。不过，小棠子摘沙窝窝，可不是为着自己吃；他是摘给张叔叔、刘叔叔吃的。张叔叔、刘叔叔为了他们三个小家伙的事，劳神费心的，一天一夜没好好休息了。就说这阵子吧，刘叔叔翻山越岭的到石圪塔送信；张叔叔一个人在北边山峁(mǎo)上监视敌情，都还在为对敌

斗争的大事辛苦着呢。叫他们吃点这凉丝丝、甜蜜蜜的沙窝窝，解解渴，提提神，打仗就更有劲啦。

小棠子正在想着、摘着，猛不丁发现了一个情况，忙把兜在手巾里的沙窝窝胡乱扎巴扎巴，往裤腰带上一掖，猫下腰，哧溜哧溜赶紧朝铁牛、宝旦他们跟前跑。

小铁牛刚把卸开的盒子枪上好，装上子弹卡子，忽见小棠子象只小狍子似的，直颠直颠地跑过来。铁牛觉得不对劲儿，哗啦一下把子弹推上膛，忙问："出什么事啦？"

小棠子侧转身子指指山坡下面，说："坡底下上来个人，探头探脑的，准不是个好东西。咱们再打他个埋伏。"

这一说，宝旦和小铁牛都紧张起来了。树林子挡着，他们看不到坡底下的情况。宝旦说："咱们快到林子外头看看，要是宋庄来的人，好人坏人，铁牛一看就知道啦。"

小棠、铁牛齐声说："对，咱们快去看。"

铁牛手里提着上了顶门火的盒子枪，领头走在前面，宝旦和小棠子紧跟在铁牛身后，钻树林，穿草棵，沙沙沙地朝小棠子刚才摘沙窝窝那边走去。他们很快就走到林子尽头了。前面，是一片沙窝窝棵子；再往

前，是一片草坡。草坡上有条窄窄的小路。半坡小路上，果然鬼头鬼脑地走着一个人。小铁牛一眼就认出，来的是个坏蛋。他把盒子枪一摆，小声说：“这就是赖老五，准是上山探情况来啦，快向张叔叔报告。”

小棠子干干脆脆地说：“报告什么？咱不有枪吗？一枪崩了狗日的再说！”

小铁牛咯巴一下关住保险机，说：“不能开枪。去一个人报告情况，留两个人在这儿埋伏起来，捉活的问问宋庄的情况。”

宝旦把袖子一捋，说：“我同意捉活的。来不及报告啦，咱就干吧！”

小棠子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说：“捉活的就捉活的，赶快埋伏好。要捉一定得捉住，可不能叫他跑了。”

三个小家伙就跟捉迷藏似的，钻进沙窝窝棵子里头，各自选地方隐蔽起来。三个人里头就数宝旦胆大沉着，铁牛很佩服这位儿童团长。小棠子这小鬼却是猴里猴气爱闹笑话。你看眼下这是什么时候呀！宝旦和铁牛生怕埋伏得不好坏了事，可小棠子还伸手摘了颗沙窝窝，扔崩一下撂进嘴里，挤眉弄眼的出洋相呢。宝旦直朝小棠子摇头摆手；铁牛急得什么似的，恨不得踢他两脚才好呢。

不一会，就见赖老五呼哧呼哧地爬上来了。

小铁牛、宝旦、小棠子，个个都拉好了龙腾虎跃的架势，单等着赖老五一到跟前就下手。谁知赖老五比狐狸还要鬼精。眼看到了树林边上，便停住不走了。他伸长脖子瞅瞅，侧起耳朵听听，磨菇了好一阵子，才又东张张，西望望，慢悠悠地朝上爬动。

看看到了身跟前，宝旦“嗖”地一声，象“饿虎扑食”一样，冲出去就逮。赖老五“啊呀”叫了一声，掉头就跑。宝旦猛伸手抓住赖老五的布衫后大襟。赖老五“嗞啦”一声撕开布衫前襟子，使了个金蝉脱壳法，光脊梁奔了。宝旦把赖老五的布衫子朝草坡上一丢，气得骂了句：“狗汉奸！”三个孩子个个憋着满肚子怒火，飞快地盯着光脊梁猛追下去。孩子们人小腿短，可脚底下呼呼带风，跑得真够快的。赖老五呢，活象脚上穿了兔子鞋，连骨碌带滚没命地逃哪。看看越追越远了，三个孩子心急如火燎，但谁都不吭声，谁都不松气。宝旦在前，铁牛居中，小棠子随后，紧跟紧地追着、追着……

忽然间，耳边“呼——”地刮起一阵风，一条人影“刷”地一下从孩子们的身边闪过，如同出膛的子弹、离弦的箭，向那拚命逃跑的赖老五飞射过去。

孩子们一下子欣喜地叫了起来：

“刘叔叔来啦！”

“刘叔叔追上他啦！”

“赖老五跑不了啦！”

眨眼之间，刘快腿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扭着胳膊把赖老五提溜回来了。

十四　青纱帐里截情报

事情碰得真巧。就在宝旦扯住赖老五布衫子的那会儿，正赶上刘快腿从石圪垯返回来。赖老五那一声惊叫，正好起了向刘快腿报信的作用。刘快腿听得叫声，扭头一看，嘿！我们的三个小英雄正追着一个光脊梁的汉子，向山下飞跑呢。不用问，肯定是碰上汉奸了。追！

他这“快腿”的称号，真是名不虚传。他赖老五就是多长上十条腿，刘快腿也不愁追不上他！刘叔叔没费多大劲，就把赖老五逮住啦。

铁牛、宝旦、小棠子，跟刘叔叔一起押着赖老五朝梁上走的时候，刘叔叔忽然发现小棠子身上有血，连忙问道：“小棠子，你怎么受伤啦？”铁牛和宝旦也急忙朝小棠子身上看，只见小棠子裤腰上、小汗衫的前底襟上，果然染着红红的血迹子。大伙都吃惊地瞅着小棠子，闹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受的伤。连小棠子自己也猛地吓了一跳，赶忙伸手往腰里一摸，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起来。他把小汗衫底襟往上一撩，

这才看见他裤腰带上掖着个手巾小包包。白手巾早已变成个红疙蛋。小棠笑着说："不是血，不是伤，是沙窝窝淌水水啦！"

这一场小小虚惊，引得大伙都笑了起来。

他们又回到铁牛他们原先休息的那个山包包上，把张叔叔也从山北面叫回来。刘叔叔叫铁牛、宝旦、小棠子分布在东、南、北三个方向站岗放哨；刘叔叔和张叔叔就在山包包上审问赖老五。审了好长好长一大阵子，张叔叔和刘叔叔才把他们三个小哨兵收拢到一块儿。

铁牛他们回到原处，山包包上光剩下张叔叔和刘叔叔两个啦。铁牛忙问："赖老五呢？"

张叔叔很神秘地说："赖老五吗？到他该去的地方去啦。"

小铁牛只当武工队的叔叔们把赖老五这个狗汉奸干掉了呢，他两眼眨巴眨巴说："咦呀，闹得真利落，枪都没响一声就……"

宝旦知道铁牛闹错了，赶忙插嘴说："嗨！铁牛你想到哪儿去啦？咱们八路军的政策是优待俘虏，哪会随随便便杀他呢！"

铁牛又问："那，赖老五到哪儿去啦？"

宝旦心里已猜到八九分，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

说：“不需要咱们知道的，你就别管，尽着问什么呢！”

宝旦这一说，铁牛也猜出点苗头来了。他脖子一仰，头一点，连说：“噢，对对对，这事不该我知道，我不问啦，我不问啦。”

刘叔叔从挂包里取出一包干馍片片，解开朝地上一放，说：“天快晌午了。来来来，咱们开饭！”

小棠子也把腰里的手巾包包掏出来，说：“我也预备下好吃的啦。又能解饿，又能解渴。”

俩大仨小五个人，在绿绒绒的青草地上围成一圈。吃着脆嘣嘣的干馍片儿，就着甜蜜蜜的沙窝窝，嘴里香心里甜，说不出有多高兴。孩子们一遇到高兴的事，话就稠啦。小铁牛咕噜一下把一嘴嚼烂的馍馍咽到肚里，笑眯着两眼说：“小棠子你说说：世界上数什么事最使人高兴？”

小棠子不加思索地说：“以前我觉着就数过年高兴；可现在，我觉着打了胜仗比过年还叫人高兴。”

小铁牛两只大眼睛一忽闪，视线移到宝旦脸上：“宝旦，你说呢？”

宝旦用手摸拉摸拉眉眼，稳稳当当地说：“我要说的，全叫小棠子说啦。你自己说吧。”

小铁牛说：“我想的，也跟小棠子说的一样——数不过打了胜仗使人高兴啦。昨天夺了万人恨的枪，

我就高兴得吃不住啦；今天打死山本鬼子，我又觉得比昨天还要高兴；哪天要是能把川口鬼子收拾掉，那我一定高兴得比今天还要高兴呢！等到咱们一扫帚把日本鬼子全都划拉到太平洋里去的时候，嘿呀，那该怎么个高兴法呀？……”

张神枪叔叔看着小铁牛那股憋不溜的快乐劲儿，一时想起他刚才从赖老五口里得到的一个不好的情况：龟头曹长把铁牛奶奶抓去了，这会正在拷打着呢！张叔叔和刘叔叔已经商量过啦，这件事暂时不告诉小铁牛。可这会张叔叔又想：瞒了今日，瞒不了明日，还是及早叫孩子思想上有个准备为好。他想到这儿，就说：“孩子们，体味这斗争胜利的欢乐，是革命者特有的享受；可有的时候，战友们的牺牲，亲人遭到不幸，也会给人带来痛苦和悲伤。遇到高兴的事当然好说啦；可要遇上痛苦、悲伤的事呢？你们说，应当怎么对待？”

小棠子说：“我不会遇到那种事的。”

宝旦说：“我要是遇上这种事，一定不哭，把痛苦和悲伤憋在肚子里，发狠地打鬼子，再拿胜利的欢乐，把痛苦和悲伤换下来。”

小铁牛说：“我也跟小棠子一样，不想遇到那些不好的事。万一遇上了，就跟宝旦一样，用胜利的欢

乐，抵掉痛苦和悲伤。”

两位叔叔见孩子们答得挺好，都很高兴。张叔叔又说：“在革命斗争中，免不了有人流血牺牲。不付出牺牲，怎么会有胜利呢？我们一方面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另一方面思想上要有所准备，要不，陡然遇上什么不幸的事，就有可能经受不住。”

孩子们静静地听着。小铁牛在想：要是光打胜仗，没有牺牲，那该多好。

吃罢干粮，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张叔叔和刘叔叔就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决定五个人分成两股，开始下一步的行动啦。刘叔叔领着宝旦、小棠子，依旧留在山上，一方面继续监视宋庄据点的情况，另一方面跟住在石圪垯的三十五团进行联络。张叔叔要到川里侦察敌情，因为小铁牛对宋庄附近的地形熟悉，张叔叔就叫小铁牛跟他一块儿去。马上就要动身啦，小铁牛在盒子枪上砰地拍了一巴掌，向宝旦、小棠子丢了个眼色。三个小家伙呼啦一下齐正正地站成一排，齐声说道：“张叔叔，您听着，您光有支小马枪，身上还没有盒子枪；这支盒子枪送给您，这是我们三个决定的！”小铁牛跨前一步，把枪递到张叔叔面前，三小将又亮开声说：“请、您、收、下！”

张叔叔连忙摆摆手说：“这枪应当按照你们的组

织系统，交给铁牛他姑姑才对呀。”

三个孩子又一齐说：“我们一定要把枪送给张叔叔，好叫张叔叔多打死些鬼子，多打死些汉奸，给咱中国人民报仇！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闹革命，请叔叔指挥我们打鬼子，我们再不瞒着大人偷干啦！”

张神枪笑咪咪地看着三个可爱的小英雄，心里象吃了蜜样的甜，巴喳着嘴说：“唉呀，这可叫我怎么办哪！”

铁牛见张叔叔不肯接枪，可真急啦，两只虎灵灵的大眼睛骨碌骨碌转了好几下，急切之中想不出拿什么话才能说动张叔叔，只好转过脸望着刘叔叔说：“刘叔叔，帮我们说说吧。”

刘叔叔笑了笑，对张叔叔说：“你大白天下川里活动，带马枪目标大，我正想着跟你换枪呢。我看这么着吧：你把马枪丢给我，暂时就把这支盒子枪带上吧。该交谁不该交谁，以后再说。”

张叔叔接受了刘叔叔的意见，把盒子枪接过去了。铁牛、宝旦、小棠子眼瞅着张叔叔把枪里的子弹卡子抽出来，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依旧推上子弹，关上保险，脸上露出十分满意的微笑。三个小家伙说不出有多高兴，你搂我抱的，乐得滚成一圪蛋。

任务紧急，张叔叔催着动身，小铁牛就跟着张叔

叔下山去了。他们利用地形和树林的掩护，走到川里，又钻进青纱帐。按照预定的地点，来到县城通宋庄的大路上。这里离宋庄大约有五华里，路边上有一个高高的土台子，那土台子上面，有一座破破烂烂的河神庙。土台子周围是一片黑压压的高粱地。张叔叔和小铁牛就隐蔽在高粱地里，瞅着大路，瞅着土台子上面的河神庙。小铁牛感到好奇怪，悄悄问道："张叔叔，咱们在这儿闹什么呢？"

张叔叔说："等着逮赖老五。"

铁牛更觉得奇怪了，不是刚刚放走了赖老五吗？怎么又要逮赖老五呢？既然还要逮，那为甚要放他呢？再说，在这儿怎么能逮到赖老五呢？他左想右想估不透其中奥妙。铁牛还要往下问，张叔叔手一摆，说："不要问啦，好好儿注意大路上的动静。"

铁牛再没说话了，一心一意观察着大路上的动静。

大路上不时有人走过，张叔叔都不加理会。铁牛只盼着赖老五出现，可就是见不到赖老五的影子。铁牛心想：嗨，张叔叔尽干傻事！赖老五哪会好端端的自个儿送到跟前来叫你逮呢？谁知过了一阵子，从宋庄那边，顺大路走来一个人，脑袋一颠一颠的，看架势象是赖老五。张叔叔也看见了，指着那个人问："铁牛，你看那人是不是赖老五？"铁牛说："有点

象，等走近再看。”来人越走越近，铁牛越看越清楚啦，一点不错，正是赖老五！

赖老五走到土台子那儿，就停下不走了。只见他坐在路边上，掏出烟袋，划着火柴，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了。张叔叔小声地对铁牛说：“你在这儿照料着点，我去把他弄过来。”

铁牛和张叔叔隐蔽的地方，离赖老五只有几十步远。张叔叔悄悄地绕过去，突然一下出现在赖老五面前。赖老五吓得一哆嗦，烟袋都掉在地下了，战兢兢地叫了声：“张先生。”张叔叔说：“把烟袋拾起来，到里头说句话！”

张叔叔把赖老五带进高粱地里。没等张叔叔问，赖老五就说：“张先生，我向您报告，宋庄情况有了变化啦……”说着从衣襟底掏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头，“看看看，这是跟东村据点交换的情报。”

张叔叔把敌人的情报看了一遍，就见从东村那面过来一个骑车子的。赖老五忙说：“啊呀，东村接情报的来啦，这……”

张叔叔把情报递给赖老五，说：“你跟他交换去吧，然后把他的情报拿给我看看。”

赖老五答应着，急慌慌地上了大路，在土台子底下跟骑车子的交换了情报。等骑车子的人返转身一溜

烟走远了，他才拿着东村的情报到高粱地里给张叔叔看。张叔叔看过情报，又叫赖老五继续报告情况。赖老五接着说："先报告张先生一个好消息：龟头曹长已经把铁牛奶奶放出来了。是内山大队长打来电话，叫龟头放的。因为龟头把什么刑法都用上了，可铁牛奶奶牙咬得紧紧的，什么话都不说。龟头没办法啦，就报告给内山，内山就叫龟头把铁牛奶奶送回家去。天黑以后，便衣队就悄悄地埋伏在铁牛家院子里。这是内山大队长的计策。内山命令龟头曹长务必把小铁牛抓住。内山说，他一定要亲自审问小铁牛，他一定要亲手杀死小铁牛。"

张叔叔问："内山还说什么？"

赖老五说："内山还叫龟头想办法把张神枪和刘快腿的行踪侦察清楚。内山说，他不消灭武工队，死不瞑(míng)目。"

"哼，想得倒美。他还说什么？"

"他还说，中国老太婆大大的厉害，中国老百姓大大的厉害，中国小孩大大的厉害，武工队的，八路军的，大大的厉害！"

十五　爸爸战前提方案

张神枪问完话，又把赖老五放走了。

奶奶被敌人抓去受折磨的事，小铁牛原先一点都不知道。刚才突然听说奶奶受了刑，小铁牛又难过又着急，鼻子酸溜溜的直想哭呢。因为赖老五在跟前，他就强忍着没哭。抗日儿童团是干革命的英雄好汉嘛，怎么能在汉奸面前哭鼻子呀！现在，赖老五走了，小铁牛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头扑到张叔叔怀里，哭着说："张叔叔，我奶奶怎么办呀……"

张叔叔也很激动，赶紧安慰他说："小铁牛，别难过啦！你应该为这样一位好奶奶高兴才对啊！奶奶她老人家能经得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能顶得住狂风恶浪，她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她不愧为咱们的好奶奶啊！"

经张叔叔这么一开导，小铁牛就擦了眼泪不哭啦。他想起中午吃干粮的时候，张叔叔引导他们谈论过的那件事——遇到痛苦和悲伤的时候，应该怎么着才是对的？自己说下的：把痛苦和悲伤憋在肚子里，变成

力量，发狠地打鬼子！自己说下的自己就该做到，不能再哭啦！好好儿跟上张叔叔打鬼子吧。再呢，他确实为自己有这样一位硬骨头好奶奶高兴。他心里暗自发誓：奶奶！往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啦。我要象爹一样，勇敢杀敌打鬼子，给咱中国人民报仇，给奶奶、妈妈报仇；我要象奶奶一样，做一个不怕苦不怕死的钢铁硬汉！小铁牛思索着，默念着，心里头一阵阵发热，身上不断增添着力量。

天已麻花黑了。张叔叔和小铁牛还没上山。他们又向宋庄方向去啦。张叔叔要再察看一遍进攻宋庄据点的道路，还要跟郑三叔他们取得联系，进一步摸清宋庄据点的情况。张叔叔说啦：有了从赖老五那里得到的情报，再加上郑三叔他们提供的情况，两头加在一起，就更全面、更确实可靠啦。

来到宋庄村外，俩人蹲在个高坡上，在小声研究着进村的道路。张叔叔跟铁牛说：

"咱们的部队，必须避开大路，最好连小路也不走，选个敌人根本不注意的地点进村，你看走哪儿好？"

"从北面那条干水渠插进去，顶好不过啦。那儿离碉堡、关帝庙、万家院子都比较远。"

"不行，上次夺粮，就是走那里进村的。如今敌

人已经在渠道里头埋上地雷啦。”

“啊呀，那可该走哪儿呢？”

“走西北拐子上那块高粱地可行？”

“不行。走那里插过去，正好是老齐叔家的房背后。一溜儿全是高墙，进不去。”

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地谈到这里，张叔叔想了想说：“走，咱们先过去看看再说。”

俩人一前一后顺着高粱地边插过去，当面果然是一拉溜高墙。墙北头抵到一道齐崖上面，西头延伸到进村的大路口上。路口离关帝庙只有几十步远，很容易惊动庙上的岗哨。

张叔叔和小铁牛进村以后，先摸到老齐叔家里。老齐叔向他们谈了些情况，大体上跟赖老五说的一样，敌人果然在铁牛家设下埋伏啦，在等着捉拿小铁牛呢。当张叔叔提到选择进村道路的事时，老齐叔说：“这个事再好办不过啦。我马上动手在这后墙上掏个口子，不显山不露水的，有多少队伍进不来？”

张叔叔觉着这确实是个非常稳妥的好办法，高兴地说：“叫咱们的队伍穿墙过院秘密接近敌人，这可真是万无一失呵。那你就准备吧，我们再到郑三叔家去一下，回头还走你这儿。”

老齐叔伸出胳膊把张神枪一挡，说：“郑三家你

们去不得，郑三家隔壁就是铁牛家，铁牛家院里就埋伏着万人恨的便衣特务，你们到郑三家，这不正好送上门去叫人家逮吗？你们在这儿待着，等我去把他叫来。”

老齐叔说罢就走，一小会工夫，就把郑三叔找来了。郑三叔一见小铁牛就说：“我等你老半天没见着你的辫梢子，原来你钻到这儿来啦。”转脸又对张叔叔说：“老张同志，万人恨这会子正在他老丈人家吃瓜呢。咱逮不逮他？要逮的话，十年等个闰腊月，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张叔叔说：“不能逮，过早惊动敌人对咱不利。”

小铁牛忍不住插嘴问道：“三叔，您从哪儿知道万人恨在他老丈人家吃瓜呢？”

郑三叔说：“咳，今后晌龟头和万人恨不是假眉三道地把你奶奶送回家去了吗？可是刚到麻子黑的时候，就有几个特务瞅人不见的工夫，鬼头鬼脑地偷悄悄溜进你家院里，一进去再没见出来。我一捉摸，觉得这事不对头，汉奸们八成是打鬼主意捉你呢。我怕你不知底细，冒不隆通跑回家栽到陷坑里，就到巷口子上等着挡你。可巧就看见万人恨从碉堡上下来，却好遇上他老丈人。老家伙说他家有西瓜，有甜瓜，死拉活扯地把万人恨拉到他家去啦。我正想算着去听听

他们啦呱些什么，说不定还能摸到点情况。咳，老齐就叫我来啦。”

张叔叔思谋思谋说：“哎，你这想算倒是不错，要能不显山不露水地听听他们的叨啦，是可以摸点情况。咱们这么着行不行？……”

张叔叔跟郑三叔、老齐叔、小铁牛，共同研究出一个办法，接着就分头行动啦。老齐叔抓紧时间掏墙开洞，郑三叔、张叔叔和小铁牛三人去侦察情况。他们三人从一条背巷子绕到万人恨丈人家院子附近。郑三叔和张叔叔分别监视着巷子两头。小铁牛一猫腰，噌噌几步跑到万人恨丈人家房墙底下，打算伏到两房之间的拐豁子上，探听院里的动静。哪晓得，铁牛刚到墙跟前，忽听得大门“吱呀”一声响，就见门洞子里晃悠晃悠地出来一个老粗老阔、妖不象妖怪不象怪的黑影子，猛古丁把小铁牛吓了一跳。小铁牛赶紧把身子贴到墙拐子里，仔细一看，才看清那黑影子是由两个人合在一块儿的。黑影子说话啦：“妈的，一吃西瓜尿就多，真讨厌。”

小铁牛这下可闹清楚啦。原来是赖老五搀着万人恨出来解小便来啦。小铁牛手里紧握着一块拳头大的三棱子石头，想到万人恨跟日本鬼子合伙折磨他奶奶、残害宋庄的乡亲，真想一石头砸死他！小铁牛跟前就

是茅房棚子，这会万人恨正站在茅厕外边哗哗哗地解小便呢。小铁牛要是真打真地收拾他，只要手里的石头对准万人恨天灵盖上一砸，就叫他吹灯拔蜡了。可是，小铁牛记着张叔叔刚才说的话：过早惊动敌人对咱不利。铁牛懂得：现在惊动了敌人，就会妨害今天夜里攻打宋庄据点的行动计划。他硬忍着没动手。

万人恨解完小便，回到他丈人家去啦。小铁牛等里面的人关了大门，插上门闩，就登上茅厕棚子，伏在墙拐子上，从两房之间的拐豁子观察。这是个精精巧巧的四合头小院落。院当间的槐树底下摆着张方桌子，树枝上吊着一盏玻璃罩子小灯笼。四周坐着一圈子人，满院飘散着一股西瓜、甜瓜混在一块儿的清香味儿。吃瓜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全听得清清楚楚的。

"你尝尝这块，又沙又甜。"

"今年雨水少，瓜就好吃。"

"……"

小铁牛想探听敌人的情况，可他们尽说些吃瓜、种瓜的闲话，真急人。他耐着性子等着。等了好大工夫（其实这只是小铁牛的感觉，要是看看张叔叔的怀表，他上墙还不到两分钟呢），才听得万人恨的老丈人说："山本小队长这一死，可给你惹下麻烦啦。我真替你发愁。内山和川口为甚非要小铁牛不可呢？"

万人恨补充说："而且还是要活的，不要死的。为甚？还不是跟咱一个心眼子——想把张神枪、刘快腿他们武工队除掉。"

"万一要是逮不住小铁牛，你可怎么交代呀？给日本人办事，那可是种下蒺藜（jíli）收刀子，不容易对付啊。"

"我看不会逮不住。小铁牛最爱他奶奶，知道了他奶奶受伤住在家里，还能不回来吗？只要他回来，哼哼，那就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啦！"

"嗯，这倒也是。咳，别看龟头这个人笨头笨脑的，可笨人也有个笨心眼儿，他能想出这个计策来，也算是粗中有细呢。"

"这是人家内山大太君和川口中队长设下的妙计，他龟头哪有这样的能耐？"

"内山和川口还有什么对付八路军的计策没有？你们不能老是撅着屁股给人家打吧？"

万人恨哈哈笑了两声，压低声音说："你睁亮眼睛看着吧！皇军很快就会有行动的。哪能老由着他们兴风作浪？"

"什么行动？"

"军机大事，不可泄露。"

"哦！"

"天不早啦，瓜也吃好啦，我该回去休息啦。"

小铁牛知道万人恨要出来了。他悄没声地从墙上出溜下来，东一望，西一望，一闪身窜到背巷子里。张叔叔、郑三叔也都闪进背巷子，三个人又到了一块。他们拐弯抹角回到老齐叔家院里。老齐婶给他们做下了荞麦面片子汤，老齐叔也把后墙掏通了。张叔叔在吃饭的时候，问小铁牛："可听到点情况没有？"

小铁牛说："他说的话我全记下了，不知道算不算情况。"小铁牛一面吃着饭，一面把他听到的那些话全都兜底儿倒了出来。张叔叔说，这些话都有参考价值。还夸他碰到万人恨没动手做得对，能为大局着想，觉悟提高了。

郑三叔也说："万人恨出来撒尿的那会儿，我的心都悬起来啦，生怕你搂不住火性闹出乱子来。"

张神枪和小铁牛从宋庄回到山上时，天黑已经好一阵子了。树林里黑乎乎的，碰面不见人。远望宋家庄据点，忽明忽暗地闪着几星灯火。

就在这天黑人静的时候，三十五团、县游击大队，还有石圪垯一带的民兵队伍，都不声不响、秘密地开到宋家庄西南面的山梁上来了。

张神枪一上山，就叫小铁牛跟宝旦、小棠子他们

在一块儿休息，自己忙着向首长们汇报情况去了。

当天的情况是这样的：

前晌捉住赖老五时，赖老五的口供是：山本死了以后，县城据点的内山大队长给宋庄据点打来电话，命令龟头曹长代理小队长职务，坚守宋庄据点，并要龟头尽快把情况查明。龟头接到命令后，就叫万人恨把赖老五等几个便衣暗探撒出去，四处侦探我方情报。

龟头曹长听败退回去的鬼子、汉奸们说，今天第一个跟他们交手干仗的敌人，原来就是本庄上的小铁牛。因此，就把铁牛奶奶抓到碉堡里，严刑拷问。

赖老五还说：最近两天，敌人在加紧搜集我方情报，据点与据点之间，还建立了情报交换制度，每天下午，宋庄据点和东村据点各派一人，在河神庙那里接头交换情报。宋庄据点，就是由赖老五专门担负这项差事。

老张老刘认为赖老五供出的情况完全真实。对赖老五进行一番教育以后，就把他放了。他们估计赖老五不敢向敌人透露他被武工队捉过的事，今天下午依旧还要跟东村据点交换情报。因此，张神枪就引着小铁牛，闹了个二次活捉赖老五，又得到不少重要情况。宋庄据点发给东村的情报上说：石圪垯一带民兵封锁消息，方山情况不明。又说：今天在后沟梁上与皇军

作战的，是宋庄的小孩铁牛和少数武工队人员，没有发现八路军部队。

首长们听了汇报以后，对当前情况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分析研究，认为各方面条件对我们都很有利，便当机立断下了攻克宋庄据点的决心。接着就讨论具体作战方案。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首长们把李赤民同志也邀来参加会议了。因为他是当地人，对民情地理都很熟悉，大家就叫他先提个方案。李赤民同志不光是打仗勇敢，脑子里还很有智谋呢。他说："宋庄据点的鬼子、警备队、便衣特务队，分住三处，可以互相支援。如果三处同时下手，我们的兵力过于分散；再说，鬼子碉堡四周设有外壕、鹿砦、铁丝网，敌人阵地坚固，我们的火力不强，不容易攻下来。强攻不如用奇袭的办法好。"随后，李赤民同志就提出一个奇袭宋庄据点的具体方案。

首长们经过仔细研究以后，采纳了李赤民同志的意见，决定奇袭宋庄据点。

小铁牛也知道爹到这山上来啦。他很想跟爹见见面，跟爹说说话；奶奶被敌人抓去的事，爹大概还不知道吧？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也是很难过的。他暗暗思虑着见面的时候，能不能把奶奶受折磨的事告诉

爹……后来，又听说三十五团的首长们请爹参加会去啦，小铁牛又想到会上看看，可是再一想，首长开会，是讨论军机大事呢，没通知谁去参加，谁就不能到跟前去打搅。

小铁牛只得乖乖地跟宝旦、小棠子他们在一块儿待着。刘叔叔给他们定下了纪律，不准大声说笑，不准大声咳嗽，连走路都不准走出响声来。三个小家伙起先还不说不笑规规矩矩，工夫一长就憋不住劲儿，三颗小脑袋紧挨紧靠地凑在一块儿，小声细语地说道开啦。他们谈论着今天前晌打仗的事，谈论着两次活捉赖老五的事，谈论着奶奶被敌人抓去又放出来的事……正谈得上劲儿呢，就见张叔叔轻脚快步走过来，压低嗓门说："小铁牛，来来，跟我走。"

小铁牛跟在张叔叔身后，翻过山梁，来到首长们开会的地方。树林子里黑乎乎的，小铁牛伸长脖子寻找着，只见好多人挨肩靠膀围成一圈坐着，看不清爹在哪儿。就在这时，有人叫了声"牛儿"。这轻轻的一声叫啊，是多么亲切，多么熟悉，多么叫人心情激动啊！小铁牛顺声扑过去，叫了声："爹！"一头扑到爹的怀里。爹爱抚地拍了拍铁牛的肩膀，轻声说："孩子，坐好，听首长给你交代重要任务。"

山梁上，树林里，虽然隐蔽着一千多人的队伍，

却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不出，一星火光都不露。宁静的山，宁静的夜啊！小铁牛紧紧挨在爹的身边，屏息定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团首长亲切、热情的声音。首长在安慰着他，鼓励着他，教导着他；把干粮袋里的馍片拿出来给他吃，把军用水壶里的凉开水倒进茶缸里给他喝；随后，才详细地向他交代了马上就要开始执行的战斗任务。今天夜里，小铁牛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特殊、非常艰巨的任务。他感到又紧张、又兴奋、又新奇，真正是心情如火，热血奔腾。他不住气地搓巴着双手，显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恨不得一伸手就把宋庄据点拿下来。

团首长把今天夜里的战斗部署、联络讯号、注意事项等等全部交代清楚以后，又特别强调地对小铁牛说："小鬼，今晚上，你担负的任务可重要啦，咱们这一仗打好打不好，首先就看你这个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你一定要放大胆，沉住气，时时小心，处处留意，要把全部思想都集中在敌情上面，集中在战斗上面，集中在任务上面，别的什么事都不要想。一丝一毫都不能分散自己的精力，一时一刻都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小铁牛用心用意地听着，不断地点头。首长的话，他都牢牢记在心上啦。

部队开始行动了。

三十五团、县游击大队和当地民兵，都配合在一块儿，组织成几个战斗分队。有的打伏击，有的打阻击，有的担任掩护。该留的留在山上，该走的分路下山，奔向各自的作战地点去了。

小铁牛和张叔叔、刘叔叔，还有三十五团两个连，县大队一个中队和石圪垯一个民兵基干班在一起。他们这一路，是去收拾宋庄据点的。铁牛他爹李赤民同志，也在这一路里头呢。小铁牛跟他爹，还有张叔叔、刘叔叔他们几个，一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是一个半阴半晴的月黑夜。小南风习溜溜地吹拂着，不凉不热，正好行军走路。

队伍已经走到后沟梁上的小树林里。张叔叔和刘叔叔轻声细语地向李副排长介绍说："今天前晌，咱小铁牛就是在这片树林子里中了山本的埋伏。这里是小英雄们联络接头的地方。"

小铁牛也小声对爹说："爹，今年春上，张叔叔就是在这棵大树底下开了三枪，打死了万人恨手下的三个便衣特务。"

爹疼爱地摸了摸小铁牛的头，对张神枪和刘快腿说："这孩子踩着你们两位的脚印子，一步一步走到革命道路上来啦。"

队伍肃静无声地从后沟斜坡插下去，来到小铁牛

春天开出的荒地跟前。山药苗子黑煞煞的，已经盖满了地皮；玉茭棵子也长到半人多高了，眼时正在抽穗吐缨呢。小铁牛喜滋滋地摸摸那一把攥不住的玉茭棒子，悄声对爹说："爹，这就是咱的庄稼。"

爹也摸了摸庄稼苗，笑着说："唔，地的片张不大，庄稼长得还不赖。到秋，奶奶吃上俺铁牛种的粮食，一定会很高兴的。"

小铁牛快乐地笑了。只是谁也没看见他的笑容。他是在心里头悄悄儿笑的。

队伍沿着羊肠小道，向宋庄前进。

走着走着，小铁牛又指着地下说："爹，那山本鬼子，就死在这个地方。"

爹摆了下手，小声说："快到据点跟前了，不要说话啦。"

走在前头的几个人稍微停了一会，等后头的队伍跟上来了，李副排长便对后边的同志说："向后传：绝对肃静。"口令一个接一个向后传去了。大伙都蹑着脚，轻提轻放，一步一步接近了宋庄据点。小铁牛心里暗自打了个比方：这支队伍，象一把锋利的尖刀，不声不响地刺进敌人的心窝里去啦！

十六　负重任夜闯虎穴

小铁牛和张叔叔领着队伍，走庄西北角的高粱地，穿过老齐叔家后墙上新掏下的洞口，到了老齐叔家的院子里。

郑三叔、老齐叔，还有另外几个跟郑三叔要好的贫苦农民，都在老齐叔家院子里等着迎接咱们的队伍呢。队伍一到，这些守家在地、熟门熟路的老乡们就引着各路人马，分头朝碉堡、朝关帝庙、朝万老财家院子几个方向，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动过去啦。

一切都在按照预先制定的方案进行着。

郑三叔报告了一个新的情况。他对张叔叔说：“你跟铁牛刚走，就见特务们把铁牛奶奶架到万人恨家院子里去啦。他们把奶奶架走以后，我只当铁牛家没人啦，正想着到他家去照料照料呢，没想到，才到墙口，就见房里有人咔嚓一下划着火柴把灯点亮啦。这不明摆着还有特务在埋伏着吗？”

刘快腿听了郑三叔的报告，说：“奶奶既然不在房里，那就用不着费大周折啦，派几个人去把埋伏的

特务抓来，不就可以把万人恨家的大门叫开了吗？”

张神枪和李副排长都说：“派队伍去抓特务是能够抓住的，就怕万一弄得不好，特务一开枪，惊动了各处的敌人，就会打乱整个部署。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吧。”

小铁牛说：“那我就去吧。”

张叔叔说：“好，我们暗中掩护着你，你就放大胆子去吧。”

小铁牛出了老齐叔家的院子，象平常回家一样，大模大样地朝他家那塌了院墙、倒了大门的院子走过去啦。这时候，鸡不叫，狗不咬，村子里黑乌乌的，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到响声。

老齐家跟铁牛家在一条巷子里，相离不远。走了没多几步，小铁牛就看见自己的家啦。门闭着，窗户关着，窗纸上透着暗淡的灯光。要不是郑三叔摸到底细，还真象奶奶守着孤灯，在等待她的小孙孙回家呢。

小铁牛走进院里，站住脚朝四周看了看，听了听，院里院外，依然是黑沉沉，静悄悄，什么动静也听不出来。他故意“吧嗒”“吧嗒”的让脚底踩出响声，一步一步照直向家里走去；到了门跟前，轻声喊了一句“奶奶！”跟手就去推门。房门是虚掩着的，手一推，就哗一下开了。小铁牛一步跨进屋，门背后突然

闪出四个如狼似虎的便衣特务。他们一声没出，就蜂拥上前，七手八脚抓住了铁牛的胳膊。小铁牛揣着明白装糊涂，连声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

一个特务恶狠狠地说："什么也不干，就是逮你！"

另一个得意洋洋地说："你个小混蛋！这下看你还往哪儿跑？"还有个粗嗓门的家伙说："抓得牢牢的！抓得牢牢的！这小东西是油缸里的葫芦，河沟里的泥鳅，滑得厉害，当心他再挣脱跑啦。"这个粗嗓门特务小铁牛认得，他是万人恨手下的一个副队长，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只听他急巴巴地催着众特务说："快走，快走，赶快把这颗金疙瘩送到队部去。他奶奶的，这么个穷毛孩子，忽然一下变得这么值钱。哎，趁早告诉你们，这小铁牛可是我头一个伸手抓住的。你们他妈的谁都不许抢老子的头功！"另一个特务讨好地说："咱今天能捞到这个钱罐子，全凭着副队长指挥有方嘛，谁还能抢您的头功呀。"

小铁牛被特务们推打着走出院子，穿街过巷向万老财家大院走去。特务副队长一路走，一路不住声地对其他几个特务嚷着："抓牢！抓牢！要是让他跑了，谁都甭想得功受赏啦！到手的财气丢了不说，还得倒

大楣！”

转眼来到万家大门上。特务副队长嘴对着门缝朝里喊着："喂喂喂，值班的，快开门！快报告万队长，成功啦，小铁牛逮住啦！”

里边的人一面开门，一面问："真的吗？真的把小铁牛逮住啦？副队长真有两下子！”

副队长吹呼着说："那还用说嘛！孙悟空一蹦十万八千里都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他小铁牛有多大能耐？哪有逮不住的道理？”

听说逮住小铁牛，万家院里一下子轰动开了。特务队的乌龟王八蛋们蜂拥般从房里奔出来，万老财家老老小小一窝子，也都到院子里凑热闹来了。连那受了伤的特务队长万人恨，也叫他的小老婆搀扶着，一摇一晃地迎到大门口。

汉奸特务和万家一窝子为什么对抓住小铁牛的事，看得这样重要呢？原来，他们都知道县城大据点的内山大队长下了这样的命令：谁要抓住小铁牛，给千元奖赏；谁要抓住张神枪、刘快腿，不但有奖有赏，还要官加三级。特务汉奸们都懂得：小铁牛跟武工队有关系，抓到小铁牛，就有了抓到张神枪刘快腿的希望。因此，在他们看来，抓住小铁牛，就等于有了升官发财的登天梯子啦。

小铁牛被特务们拉扯着进了万老财家的大院子里，面抵面地碰上了万人恨。

万人恨高兴得脸腮上鼓起两团横肉，小眼睛眯成一条细缝，露着黑黄色的大板牙说："小铁牛，哈哈，嘿嘿，你来得真好……"

小铁牛看着万人恨那个高兴劲儿，觉得又可恨又可笑，心里说：我们的队伍已经进了村啦，你们死到临头啦，还高兴呢！

万人恨叫特务们把小铁牛带到堂屋里。万人恨由人扶着慢吞吞地坐到椅子上，在灯光下对小铁牛从上到下看了又看，瞅了又瞅，突然收起脸上的笑影，怒气冲冲地说："小铁牛，你小子也太无法无天了！昨天夺去了我的枪，把老子治成这样；今天，又勾引武工队伤害了我们的山本太君，你小小人儿，神通倒还不小哇！"

小铁牛冷冷淡淡地说："我后悔……"

万人恨忙接上说："后悔就好，只要你知过改过，我绝不会跟你小孩子家一般见识。"

小铁牛说："我是后悔昨天手太软，没把你这个狗汉奸的脑袋砸烂……"

万人恨不但没发火，反而得意地笑了起来："哈哈，你这个绑到案上的猪，死到眼前啦，还挣扎挣扎

地叫唤呢！不要挣扎啦，老老实实听我摆布吧！”

“听你摆布？”

“对，你是我手心里的一条小虫虫，我什么时候想把你捻死，只要两个指头一动，你就一命归天啦。”

这时，坐在一旁的万老财装模作样地开腔啦。他对万人恨说：“你就不要作弄人家孩子啦，快把实话对孩子说了吧。小铁牛是糊涂人打糊涂念，跟邪人走到邪路上啦。你得拉孩子一把啊！”

万人恨也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说：“唉！谁叫咱们是多年的东家佃户来呢！铁牛啊，常言说：亲帮亲，邻帮邻嘛，看着你走到岸畔上还能不拉一把？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把眼前的利害对你说清楚啦。人家日本太君说啦，只要你把武工队的张神枪、刘快腿隐藏的地方说出来，引上我们的人把这两个武工队抓住，你的过错一笔勾销不说，还要给你好多好多赏钱。你想想，你要是有了这些赏钱，置房子置地，穿好吃好，跟奶奶一块儿过好日子，不比什么强？要不的话，哼，我实话告诉你，日本太君要把你，还有你奶奶，一起剥皮、抽筋、点火烧，叫你们死都不能死个痛快。”

敌人要耍的把戏，三十五团的首长和张叔叔他们早就估计到了。所以，小铁牛对万老财和万人恨这种

拙劣的表演，只觉得好笑，不觉得奇怪。万人恨再怎么花言巧语，小铁牛一直是胸有成竹，不动声色。他所以不动声色，为的是把特务们稳住，拖延时间，好让我们上碉堡的部队和包围关帝庙的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万人恨说了那么多好听的，小铁牛还是给他个不理不睬。万人恨沉不住气了，“啪”地一拍桌子说：“武工队的人在哪里？快说！”

万老财忙递眼色止住万人恨，对小铁牛说：“铁牛，你听我说几句。不管咋着，咱们总归还是本村本土的人吧？可武工队那些张呀刘的，跟你有什么亲？有什么故？你怎么连个亲疏远近都分不出来呀？人家是哄骗你对付咱们呢，你跟上他们瞎闹腾图个甚呀？”

万人恨压了压火，接住他老子的话尾巴说：“是嘛！不懂旁的吧，还不懂个亲疏远近？”

小铁牛说：“你懂得亲疏远近，为什么要帮着日本鬼子害中国人呢？日本鬼子跟你是什么亲？是你亲爹？还是你亲娘？”

万人恨听了小铁牛这几句话，真好比麦芒戳进眼睛里，又刺又痛，气得咬牙切齿、跺脚捶胸，跟疯狗一样乱吼乱叫：“好小子！我好心好意劝说你，你倒把我的好心当恶意，出口伤人。来，给他点厉害尝

尝！”

万人恨一发话，几个特务连忙拿绳子、扬鞭子、捋胳膊、绾袖子咋呼着就要动手。小铁牛可泰泰然然，一点都不觉得害怕。这些家伙都是秋后的蚂蚱，没什么了不起。再说首长们早有估计：小铁牛是内山大队长亲自点名的紧要人物，宋庄据点的鬼子、汉奸，绝对不敢随便伤害小铁牛。

果然不出所料。一看特务要动刑，万老财就着了慌，赶忙阻挡着说："不行，不行！内山太君要的是活的！你们要是闹出个一差二错，怎么交代得了啊！"他转过脸又对小铁牛说："铁牛，我是不忍心看着你受苦。你知道什么，就实打实凿地说了吧。不要拿着鸡蛋硬往碾轱辘上碰，那叫自讨苦吃！"

小铁牛心里计算着时间，估摸我们的队伍已经准备好了，这才借风转舵，就坡下驴，对特务们扫了一眼，说："哼！你们要是张牙舞爪来硬的，我就偏不说！"

万老财见小铁牛变了口气，赶紧装出一副保护者的面孔说："铁牛你不要怕，有我在这儿，他们敢把你咋着？你尽管说你的。"

万人恨也立刻改变了态度，伸着脖子朝小铁牛跟前凑凑，说："那你就快说吧，张神枪、刘快腿，他

们这会在哪里？你怎么跟他们进行联络？你们用什么暗号？”

小铁牛故意搓着手掌，皱起眉头，做出犹豫不决的样子说：“你们可真给我赏钱？”

万人恨说：“当然！当然！我们说话算话。日本皇军有的是金票、白大洋，还会骗你吗？”

小铁牛又说：“我说了实话，你们可再不能抢我家的东西啦，也不许再打我奶奶啦！”

万人恨两手一摊，说：“看你，满嘴孩子气！往后咱们不就成一事了吗？哪有自家狗咬自家人的道理呢？”

小铁牛装作猛吃一惊的样子说：“往后我跟你们成一事啦？啊呀，那我不成了汉奸，成了日本鬼子的走狗了吗？我不说啦！我不说啦！”

万人恨一听小铁牛大一声小一声地骂他汉奸、走狗，气得浑身直抖直颤，但是为了从铁牛嘴里掏实话，只得佯装笑脸强忍气，咂巴咂巴嘴说：“你呀，信了八路军的赤化宣传啦！我们这是曲线救国嘛，什么汉奸走狗？不过，你要是怕担骂名的话，咱负责给你保密，除了这屋里的人，再不让旁的人知道。”

小铁牛说：“要是真能这样，我就告诉你：武工队的张神枪、刘快腿，现在就在宋庄村外等着我呢。他们叫我先回家探探情况，要是没事，再到村外头叫

他们。”

万人恨说：“他们是不是又要来贴传单？”

小铁牛说：“不是，是来接我奶奶的。”

万人恨一听可高兴啦。急慌急忙地追问着：“就来张神枪刘快腿两个吗？另外还有人没有？他们在村外什么地方待着呢？你们的暗号是……”

小铁牛痛痛快快地说：“今天就来他们两个。他们在村边老齐家那块玉茭子地里藏着呢。我拍三下巴掌，他们也拍三下巴掌，这就是我们的联络暗号。”

小铁牛刚说到这儿，万人恨猛一下扑过来，抓住小铁牛的左膀子，瞪眼盯着小铁牛，一迭连声地问：“你不要骗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胆敢骗老子，老子就宰了你！”

小铁牛猛一下把万人恨推开，说：“信不信由你！你们骗惯人的人，老怕受人骗！”

万老财对万人恨瞪了一眼说：“你疯了是咋的？”又问小铁牛：“他们真来啦？”

小铁牛说：“是真是假你总会知道的嘛。”

万人恨把小铁牛说的情况掂量掂量，一时信以为真，龇着大板牙说：“嘿！小铁牛！你不是个小铁牛，你是个金牯牛啊！想不到我万仁恒今天竟能称心如愿，遇此良机，立此大功！弟兄们，赶快准备行动！今天

夜里，大家都要提起精神壮起胆，做到精细慎密，来它个出其不意，定叫他神枪不神，快腿不快，抓住张、刘二人，升官得赏人人有份儿！”

特务们本来一听到八路军三个字心里就打颤，一提起武工队两腿就发抖。可现在，为着升官发财，都勉强振作精神，准备去抓人。

临行前，万人恨交头接耳跟他老子说：“爹，咱的时运来啦，等把小铁牛和张神枪、刘快腿这两个皇军的心腹大患一齐交上去，内山太君至少也得把我升到县上去！”万老财说：“这是水缸里装王八，跑不了的事啦。不过，可要叫他们多加小心，铁牛这小子是个鬼精灵，千万不能叫他半路上滑脱跑了。”

特务们为防小铁牛逃跑，就在铁牛腰里拴了根绳子，由特务副队长牵在手上。经过一番准备以后，特务们就拉着小铁牛，一拉溜地出发了。刚刚出了万老财家的大门，走在前边的小铁牛就“啪、啪、啪”，轻轻拍了三下巴掌。特务副队长慌忙地问道：“哎，你不是说武工队在村外玉茭地里吗？怎么现在就发暗号呢？”

小铁牛说：“这会正是发暗号的时候。”

“那张神枪和刘快腿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在这里！”

万老财家的大门道里和左左右右的墙影里，猛一下闪出十几个手持武器的武工队员和八路军战士，三下五除二就把特务们手上的枪支全部缴了下来。一个揪一个地把特务们押到万家堂屋里。那些刚才还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汉奸特务，还有万家老老小小一窝子，一时都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怎么着才好。铁杆汉奸万人恨，象一堆稀泥似的，噗通一下瘫在地上啦。

看着这个场面，小铁牛心里激动得蹦嗒蹦嗒一个劲儿地跳呢。他看了看张叔叔，又看了看刘叔叔，提起脚尖朝万人恨屁股上狠踢了一下，大声说："万人恨，你不是要抓张神枪和刘快腿吗？瞧瞧吧！他就是张神枪，他就是刘快腿，他们都在这儿呢！"

万人恨筛糠打颤地歪巴着，连头也不敢抬，只是喃喃地说："张先生，刘先生高抬贵手，饶我一命……"

张叔叔用枪指着万人恨说："你父子两个，一贯欺压人民，作恶多端，罪过已经不轻了。日本鬼子侵占宋庄以后，你又认贼作父，当上了铁杆汉奸。刺探我方情报，向老百姓催粮逼款，抓人、打人、杀人，死心塌地跟着鬼子残害中国人民，更是罪上加罪，你罪大恶极，老百姓早就把你恨透啦！"

万人恨慢慢抬起头来，眼泪爬沙地哀求着："八路军宽大为怀，请先生给条活路……"他突然认出

他面前的黑大个张神枪，原来就是上次来过的卖杏小贩。他心里打了个寒颤，也说不清是惊是喜：“张先生，咱们还有过一面之交呢。”

张神枪不由笑了一声说：“哈哈，好个一面之交！你抢了我的杏，我还没跟你算帐呢！”

万人恨见张神枪不答他的茬，又转过脸求小铁牛：“好铁牛哪，念咱们多年邻居情分，替我向八路先生进句美言。小人不死，定报活命之恩……”

小铁牛打心眼里冲出一股怒气，脱口骂了句：“放屁！你是汉奸！是坏蛋！谁跟你讲什么邻居情分呀！”

张叔叔口气严厉地对万人恨说：“我们警告你多少次啦，你总是执迷不悟，顽固地跟抗日军民为敌到底。这一回，绝不轻饶！”

万家一家子都哭哭啼啼替万人恨求饶。万人恨说：“这一次，我发誓回心转意。一定为抗日军民效劳。只要能饶我一命，叫我干啥我干啥！”

张神枪终于松了口，说：“那就讲讲条件吧。来现的，你打算为我们办些什么事？”

万人恨想了想，说：“我先把铁牛奶奶交给你们。”

小铁牛忙问：“我奶奶这会在哪儿？”

万人恨说：“就在我家，就在我家。”

奶奶果然在万老财家院里关着呢。今天后晌，龟

头曹长为了引诱小铁牛回家，让特务队的人大喊大叫地把奶奶从碉堡上拖下来，送回家去。使全村人都知道铁牛奶奶受了伤，住到自己的家里啦。可是，天黑人静以后，龟头曹长又把万人恨叫到碉堡上去，两人策划一番，万人恨就派了几个特务又偷偷地把奶奶押到万家院里关起来，仍然在铁牛家里设下埋伏。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八路军、武工队反而将计就计，逮住了万人恨，缴了特务队的枪。

小铁牛和几个八路军叔叔，在万老财家堆放柴草的黑房子里找到了奶奶。也没顾得上多说话，就把铁牛奶奶挪到另一间房子里，部队上的卫生员赶紧给奶奶洗伤、涂药。小铁牛趁这工夫扒在奶奶耳边上说：“奶奶，我爹来啦！”

奶奶惊喜地问：“你爹？他在哪儿？”

“他带着队伍上碉堡啦。咱们的队伍今黑夜要拿碉堡，要解放宋庄呢。”

奶奶看看给她洗伤的卫生员，问：“真的吗？宋家庄真的要解放啦？”

卫生员点了下头。奶奶喜得什么似的，对小铁牛说：“解放宋庄！这下可好啦。牛儿，你不要在奶奶跟前待着啦。你跟咱的队伍办正事去吧！”

小铁牛答应着，离开奶奶，找张叔叔去啦。

十七　八路军奇袭宋家庄

小铁牛回到万老财家堂屋的时候，张叔叔正在教训万人恨呢。张叔叔说：“你要是真心愿意为抗日军民办点有益的事，就该来真的，不要玩假的。你把铁牛奶奶关在你家的黑房子里，是你的罪过，不是你的功劳！”

万人恨连连点头说：“是，是，我愿意立真功，我愿意立真功，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真的吗？”

“真的。”

“好！那你就告诉龟头曹长，叫他放下吊桥！”

万人恨一下傻眼啦。他只当武工队决意不肯饶他，故意给他出这样的难题。他一面抽泣，一面说道：“日本人咋会听我的话呀？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啊！先生……”

张神枪说：“不，龟头曹长愚蠢无智，他会放吊桥的。你告诉龟头，就说小铁牛已经抓住了。小铁牛知道张神枪和刘快腿的住地，连夜去抓，一定能抓到。

你就照这样说！”

万人恨不敢违抗，急忙点头说：“先生此计，实在高明！我一定照办。龟头不懂中国话，我跟山本的翻译说，叫他转告龟头，保证万无一失！”

万人恨嘴上说得好听，内心却在打着鬼主意。他想：张神枪啊，张神枪！你不要神得太狠啦！这阵子你是胜者我是囚，你怎么说我怎么依。可是谁昌谁亡，还要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哪！占领碉堡？哼，没那么容易！我在这儿磨磨蹭蹭跟你拖着时间，单等川口中队人马一到，叫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嗨嗨！到那时候……

这时候，张神枪还没识破万人恨的诡计，就对他说：“你先定定神，把我要你说的话背得熟熟的，到时候不要慌张。你要胆敢坏我们的事，就叫你脑袋搬家！”

万人恨连说：“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可是，等到要他跟队伍上碉堡的时候，万人恨又龇牙咧嘴地说：“我身上的伤重，叫他们绑个担架抬着我吧。……”

这时，只见刘快腿一阵风似的从外面走进来，对张神枪说：“你来，我跟你说个事。”

张叔叔跟着刘叔叔走到院里，小铁牛也随着跟出

去了。刘叔叔说："有了新情况啦！城里的鬼子今晚将要秘密进入宋庄据点，企图在拂晓前偷袭石圪垯一带，对我进行报复。"

小铁牛听到这个情况，感到有点紧张，忙催着说："张叔叔，快些干吧。不等他城里的敌人赶到，咱就把碉堡拿下来！"

张叔叔"嗯"了一声，又问刘叔叔："警备队解决了吗？"

刘叔叔说："已经解决啦。进行得非常顺利。特务队的那个副队长叫了两声，警备队就把庙门开开了。一枪未发，警备队就全部缴械了。这个新情况，就是警备队长供出来的。首长说，咱们一定要在城里的敌人到达之前把碉堡解决掉。万人恨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啦？警备队长说，这个新情况，万人恨也知道。"

张神枪说："这家伙挺顽固，尽拿好听话跟我们拖时间呢。敌人秘密增兵偷袭石圪垯这个情况，他只字没告诉我们。那个副队长带来了没有？就叫他给咱喊话吧。万人恨这家伙是个死不改悔的铁杆汉奸，不能用他啦。"

特务队的副队长，原先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坏是坏，但不象万人恨那样顽固不化。今天晚上被武工队抓住以后，有了点立功自赎的表现。当张神枪在

万家堂屋里审问万人恨的时候，刘快腿就押上他叫开了关帝庙的大门，使咱们三十五团顺利地缴了伪警备队的枪械。

张神枪、刘快腿根据新的情况，留一部分人控制万家大院，看守被俘的便衣特务；带另一部分人押着特务队的副队长，朝碉堡那里走。小铁牛当然也是跟张叔叔、刘叔叔一起上碉堡去啦。

现在，他们不再隐着身子慢慢摸啦，而是放开脚步，大摇大摆地走呢。小铁牛又哭又叫，特务副队长的粗嗓门不干不净地骂着。这是为着叫碉堡上的鬼子相信：小铁牛是千真万确被抓住了。

不多一会，他们就到碉堡跟前了。

日本鬼子为了便于防守，把碉堡附近可以掩护人的物体全都削平铲光。四周围光溜溜的，没一处藏身的地方。

碉堡上的鬼子哨兵发现一伙人影有说有笑地往碉堡这边走来，就吆喊起来："你的，什么的干活？"

特务队的副队长亮开大嗓门回答说："谍报队的干活，请翻译官的说话。"

双方对答着。咱们的人仍然不停步地往碉堡跟前走。这时候，小铁牛光想着进碉堡消灭鬼子呢，一点都不觉得害怕。他们越过一片开阔的坡面，就到紧挨

着铁丝网的鹿砦跟前了。小铁牛一看呀，乖乖，鹿砦底下隐蔽着好多队伍！一个个都静悄悄地伏在地上，不到身跟前，根本就看不出来。咱们三十五团的同志可真是名不虚传的夜老虎哪！他们早就埋伏到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了，可碉堡上的鬼子却丝毫没发觉。

小铁牛细细一瞅，咦，那不是爹吗？爹就在鹿砦的门档子跟前呢。爹对张叔叔点了点头，张叔叔也对爹点了点头，在这特殊的环境里，两个战友不出声地打着招呼。

这时候，就见碉堡上的瘦猴子翻译出来问话啦："喂，有什么事快说吧。"

"报告龟头太君，抓住小铁牛啦！"

"副队长吗？小铁牛在哪里？"

"在这儿，人在这儿！"

从碉堡上射来了手电筒的光柱，晃来晃去照着。特务队副队长把小铁牛推到前面，手电筒的亮光在小铁牛脸上照了好一阵子，照得他两只眼睛都睁不开。

敌人的手电关灭了。瘦猴子翻译叽哩咕噜地跟鬼子说了几句日本话，又朝这边招呼一声说："等着，马上放吊桥，把他送来。"

接着，就吱吱呀呀放下了吊桥。两个黑影儿踩着吊桥过了外壕，先扭开铁丝网上的门档子，又拉开鹿

砦上的门档子。特务队副队长连忙迎上前去向两个黑影儿鞠(jū)了一躬。一个黑影儿把手朝后一摆，作了个允许进去的手势。张神枪和刘快脚便抢上前扭着小铁牛的胳膊，飞快地越过鹿砦，跨进铁丝网，上了吊桥，咚咚咚地踏着桥板冲进碉堡去啦。碉堡里头亮着灯光。龟头曹长，瘦猴子翻译，还有几个凶神恶煞的鬼子兵，都洋洋得意地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架势，在等着审问小铁牛哪。可是他们留神一看，进来的竟是两个陌（mò）生人，这才猛吃了一惊。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就在他们猛一楞神的工夫，张神枪的盒子枪就开口“发言”了，把那些凶头恶脑的鬼子兵和投敌叛国的瘦猴子翻译，一个个全撂倒啦！

龟头曹长刚想抽那把山本小队长遗留下的指挥刀，刘快腿一个箭步蹿上去，把他当胸一脚踢翻在地。小铁牛眼明手快夺下龟头的洋刀，把他活捉了。

碉堡里枪声一响，隐蔽在鹿砦后面的八路军便一跃而起，杀声震天地冲进碉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碉堡上的鬼子收拾了个一干二净。

李赤民同志领着一部分战士，迅速地收点着碉堡里的武器弹药。共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一门小钢炮，两个掷弹筒，还有几十支三八式步枪。子弹、炮弹、手榴弹什么的，那就多得一时半刻清点

不过来啦。除了龟头曹长，还有那两个放吊桥、开铁丝网门档子的鬼子兵，也被咱们活捉住啦。

张神枪和刘快腿他们很想从鬼子嘴里得到点情况，可是瘦猴子翻译死了，跟前没一个会说日本话的人，干着急没办法。大伙正为这事发急，就见三十五团一个侦察参谋引着军分区敌工科的李干事来啦。

小铁牛本来不认得李干事。可是今天乍见面，没用人介绍，他就认出来啦。你看他身上挎的盒子枪吧：红皮枪套上有个刀尖子划下的长道道，不就是张叔叔在火车上抓鬼子缴枪的时候留下的吗？张叔叔不是说这支枪要给敌工科的李干事吗？他不是李干事还会是谁呢？小铁牛心里真高兴哪！李叔叔有盒子枪，张叔叔也有盒子枪啦。他向李干事敬了个礼，叫了声："李叔叔！"

李干事瞅瞅铁牛，笑着问："你是哪部分的？"

张叔叔介绍说："他呀，李赤民同志的儿子，敌后小英雄宋铁牛。"

李干事说："噢！这就是小铁牛呀！"他又对刘叔叔说："哎，老刘，你会写文章，干么不把小铁牛的英雄事迹写篇稿子，登在咱《晋西大众报》上宣传宣传呢？"

刘叔叔笑笑说："你这个建议倒是很好。不过，抗

日战场上的英雄事迹，咱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英雄人物，多得实在写不过来，报上也登不下那么多。要写，恐怕也得等到胜利以后再写啦。”

李干事审问了龟头曹长，证实警备队长供出的情况是确实的。内山果然派了川口中队和一部分伪军企图秘密进入宋庄据点，然后会同宋庄据点的敌伪军偷袭石圪垯一带抗日游击区。敌人已在两小时之前，就从城里出发了。

龟头曹长还说，川口中队长是山本小队长的同乡同学知己好友，川口发誓要为山本报仇，要把石圪垯一带抗日游击区烧光、抢光、杀光，不消灭武工队誓不罢休……

说话之间，战斗已经打响了。

在宋家庄东边，小铁牛他们伏击万人恨那个山湾洼地里，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炮声和地雷、手榴弹的爆炸声。不用说，一定是城里来的敌人在咱们八路军的伏击圈里开始挨揍了。

外面枪声一响，碉堡这里也进行准备啦。李副排长指挥各班立即进入阵地。大家都利用敌人的工事隐蔽起来，上好刺刀，顶上子弹，把拧开盖儿的手榴弹挨排排摆好，人人摩拳擦掌，个个精神抖擞，严阵以待，准备打击前来送死的敌人。

小铁牛一听说川口鬼子要来宋庄据点，妄图对抗日军民进行报复，激得他千仇万恨涌上心头。他暗自想道：川口啊，川口！想当初，你和山本，无缘无故杀害了我的母亲，杀害了我们宋庄大人小孩几十口子，我们的仇还没报清，正要跟你算帐呢，你倒武马长枪地给山本招魂来啦！咱们走着瞧吧！你要落到我手里，定要把你这个吃人魔王的脑袋砸个稀烂！

小铁牛想到这儿，就对张叔叔说："叔叔，给我支枪吧，我要打鬼子，我已经学会放枪啦！"

张叔叔满口答应说："好，你就使我的小金勾马枪吧。五发子弹全在枪膛里，还上着顶门火呢。"

十八　宋庄内外歼敌寇

城里来的敌人在离宋庄三里地的前沟洼地里，陷入我军的伏击圈。三十五团的指战员、县游击大队的指战员，以及石圪垯一带的广大民兵战士，各显神威，大战日寇。机枪、步枪、手榴弹，地雷、小炮、掷弹筒，各种武器的威力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一下子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鬼子伪军死的死，伤的伤，晕头转向哇哇乱叫。川口中队长拚死拚活冲出重围，领着几十名残兵，没命地向宋庄据点奔来啦。

这时候，小铁牛正跟他爹李赤民和张叔叔、刘叔叔，还有三十五团的好多同志，隐蔽在紧靠外壕跟前的战壕里。一个个把身子伏在战壕的胸墙上，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那片光溜溜的斜坡。

一场恶战，马上就要到来。

村子里已传来鬼子叫喊的声音啦。不大工夫，就见一大群黑乎乎、乱哄哄的人影子，从村巷子里涌出来，顺着斜坡开阔地，呼呼啦啦奔碉堡跑哪！看着看着就到铁丝网跟前了。其中一个鬼子跑到铁丝网跟前的

时候，还哇哇地朝碉堡嚎叫了几声。

这个大喊大叫的家伙，就是川口中队长。他叫喊的意思，是责怪龟头曹长为什么不派兵援助他？

李干事站在碉堡上面，学着龟头曹长的声音回答说，他已经命令警备队抄后路袭击八路军去啦，请川口中队长赶快到碉堡上来。

川口中队长又咕哝了几句什么，就指挥着他的败兵上碉堡啦。

鬼子兵已经一个紧跟一个地越过鹿砦、越过铁丝网，走到吊桥上啦。鬼子兵笨重的大皮鞋，把木头桥板踩得嘎吱嘎吱直响。

这会子，小铁牛手里正端着张叔叔的那支小金勾马枪。子弹已经顶上膛啦，单等着指挥员一声命令就开枪呢。碉堡这里的指挥员，就是铁牛他爹。小铁牛心里在打着底底呢：这回呀，看着吧，我非打死几个鬼子不可！

小铁牛两眼直盯着从吊桥上过来的那一大溜黑影子，敌人已到跟前了。走在最前头的已经到了桥板的尽头，再拉几步就要跨越小铁牛他们隐蔽的这道战壕啦。可是，没等敌人拉这几步，我们的枪声就响了。几十支步枪，还有机枪，一声令下同时发射，一下子把走在吊桥上面和拥挤在外壕两边的鬼子兵，哗啦啦

地扫倒一大片。

小铁牛屏住气，咬住牙，“叭勾”“叭勾”连放了五枪，把枪膛里的子弹一口气打了个精光。敌人距离这么近，挤得又密，这五枪，笃（dǔ）定撂倒它几个啦。小铁牛头一回打枪，心里觉得很来劲儿，很痛快。

鬼子兵受到这意外的迎头痛击，掉屁股就逃跑。可他们已经跑不了啦！咱们的三十五团、县游击大队和当地的民兵，从西面、南面、北面，紧追紧赶地包抄过来，把残败的川口中队紧紧包围在碉堡前面那片开阔的斜坡上。机枪、步枪、手榴弹，砰砰啪啪打成一片火海。

川口鬼子一见四面受敌，自知没有突围的希望，便横下垂死一拚的决心，指挥着他那些陷入绝望中的兽兵，掉转头又向碉堡反扑过来。鬼子兵“呀——”“呀——”地发出尖利刺耳的怪叫声，冲过吊桥，在外壕的边沿上，跟咱们的队伍拚开刺刀啦。

副排长李赤民同志冲锋在前，奋勇杀敌。他端着一支上着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喊着杀声冲上桥头，一连刺倒好几个鬼子。三十五团的战士们在他的率领下，个个都象小老虎一般，三下五除二就把鬼子兵杀了个落花流水。

张神枪、刘快腿、李干事他们，也都端着步枪，跳出战壕，跟鬼子交手拚刺刀哪。

小铁牛虽小，也不肯落后。当大人们都跳出战壕跟鬼子拚杀的时候，他也平端着没有刺刀的小金勾马枪，放开喉咙，用他那孩子气的童音喊着“杀——”，紧跟在张叔叔后面跳出战壕。可是，他刚跳到战壕的胸墙上，却被张叔叔一巴掌推得跌回战壕里啦。

桥头上面，杀声震天。“铿！”“嚓！”“噗哧！”……响成一片。这一场白刃战，打得可激烈哪！

小铁牛骨碌一下爬起来，又跳出战壕冲上去啦。吊桥边人影乱闪。鬼子兵死的死了，没死的又掉头朝斜坡逃去。咱们的队伍紧追不舍，也冲过吊桥那面去啦。小铁牛一门心思要跟鬼子拚杀，忘记自己手里拿的是没上刺刀的小马枪，也想往桥那面冲。他刚跑到吊桥跟前，猛一下看见外壕里有个人影子直窜直窜地顺着外壕跑哪。这时天已经麻麻亮了。他瞅见那人影子手上还拿个亮闪闪的东西。那模样，明摆着是个鬼子嘛！看到这个情况，小铁牛什么也不想啦，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追他！逮他！说什么也不能叫鬼子跑掉！

小铁牛顺沟壁哧溜一下滑到外壕里去啦。那家伙只顾沿壕沟跑呢，一瘸（qué）一拐的，好象已经受伤

了。小铁牛追屁股就撵。他想跑快点，赶快把敌人抓住。可是外壕里头栽着好些削得尖尖的木头桩子，绊脚绊腿的没法跑快。当然啦，那个鬼子也不可能跑快。只因为小铁牛跟他拉着一大截子距离，一时还撵不上。撵不上也不怕。外壕是个圆圈子，受伤的鬼子掉进外壕里，就象是裤裆里的虱子啦，转来转去还在大腿上，没个出得去的地方。

小铁牛盯着鬼子追赶，看看已经到碉堡背后啦，那鬼子突然一下站住，仰起脑袋朝外壕上头看了看，又掉转头来向后望呢。天色正在转亮，小铁牛防备鬼子向他开枪，赶紧把身子伏下来。这时，他才看清楚，那鬼子一手提着盒子枪，一手握着亮闪闪的东洋刀。小铁牛认出来了：这个鬼子军官，原来就是他的大仇人川口中队长！常言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小铁牛心里骂道："川口鬼子！今天你别想活着出去啦！"

小铁牛端起小马枪，瞄准川口的后脑瓜，想把川口鬼子一枪崩掉，可刚要搂火，忽然想起他拿的是支空枪，枪膛里的子弹已经打光了。小马枪没有子弹只能当根棍子使，跟赤手空拳差不了多少，可是满腔仇恨的小铁牛一丝一毫都没有失去战胜敌人的信心。他心想：崩不掉捉活的也不错！当官的知道情况多，捉

住川口对武工队、对三十五团都有用处。

小铁牛下定了活捉川口的决心。

他拉开架势，正想向前猛冲，冷不丁又想起张叔叔对他说过的话：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智巧斗，不能明打明、硬碰硬地瞎拚。

想到这里，小铁牛就不急着往前冲了。他依旧隐蔽着身子，两眼紧瞅着川口，在动脑筋思谋着下手的办法呢。

十九　铁牛奋力斗川口

小铁牛伏下身子，正思谋着怎么下手，只见川口鬼子前前后后张望张望，就伸蹄弄爪地试巴着从外壕的陡壁上往外爬呢。看样子，他没有发觉有人在撵着逮他。他跌跌爬爬地试了几试，只因那外壕的沟壁又陡峭又滑溜，没抓没拿的怎么也爬不上去。川口鬼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咂了咂嘴。他瞅着陡壁捉摸了一会儿，忽然脑袋一点，“嗯”了一声，就拿起洋刀，吭哧吭哧地在沟壁上掏起脚蹬蹬来了。

小铁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心里头非常着急。川口鬼子要是掏着脚蹬蹬打外壕里爬出去，就能跑掉啦！小铁牛心里火燎燎的，浑身直冒热汗。人常说：“急能生智。”小铁牛这么一急，果然急出点子来啦：让他下劲儿爬吧，等他爬到半中间的工夫，正好扯住后腿往下拉，把狗日的摔在尖木桩子上狠狠戳一家伙，就好逮啦。

小铁牛一边想着计策，一边手提小马枪，身子贴着外壕沟壁，踮着脚尖，一步一步，悄悄儿地朝川口

背后摸过去啦。

川口鬼子用尽力气使尽劲儿，刚刚爬到沟壁的半中腰，突然听到脚底下有人走动的声音。低头一看，不好！只见下面站着个小家伙，一对大眼睛正在怒视着他，双手抡起小马枪正要对他下家伙！川口心头一惊，刚要伸手摸枪对付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家伙，就觉得外踝骨上重重地挨了一枪托子。川口嘴一咧，脚一挪窝，就噗通一家伙摔下来了。尖木桩子戳在胯上，戳在后脊梁上，戳得他皮开肉绽血直淌。川口鬼子疼得“呀——”地惨叫一声，四肢朝天脚直蹬手直划。他那两只贼溜溜的血红大眼，恶狠狠地盯着小铁牛，伸手又去抽枪，可慌乱之中怎么着也抽不出来。因为他刚才为了掏脚蹬和爬陡壁方便，把王八盒子掖在后腰上啦。这会儿他仰面朝天躺着，枪压在身子底下抽不出。这样一来，川口鬼子可就更慌更怕更急眼啦。他两眼盯着小铁牛，嗖一家伙使了个撒手飞刀。

机警灵敏的小铁牛一见洋刀迎面飞来，赶紧把身子一偏，只听耳边一阵风响，洋刀擦着他的肩头飞过，喀嚓一声，拦腰砍断一根尖木桩。

乖乖，真险哪！

就在小铁牛闪身躲刀的这一眨眼工夫，那川口鬼子也就侧转身子爬起来了。川口一见撒手飞刀这一着

没能伤着小铁牛，就又忙着背过手去摸枪。但是没容他摸出枪来，小铁牛又抡开小马枪，照准川口的狗脑袋猛砸过去！川口也顾不得掏枪了，忙着招架小铁牛。他把身子一侧歪，象老驴弹蹄一样，用脚一踢，牛皮鞋踢在枪筒上，只听“当”地一声响，铁牛的小马枪被踢得飞出老远。小铁牛一见小马枪被鬼子踢飞了，也来不及去拾。他清楚：要是让鬼子抽出枪来自己可就危险啦！说什么也不能让川口有抽枪的机会！小铁牛心眼灵透，动作麻利，他一个虎扑窜上去，搂后腰抱住川口鬼子。俩人就撕打着在外壕里摔开跤啦！

一交手，川口鬼子就被尖木桩子猛一绊，一个老狗爬地栽倒了。小铁牛趁势一跨腿，骑在川口身上。这一下，那川口鬼子更是老牛掉到井筒里，有劲使不上啦。背上压个小铁牛，两条胳膊窝住压在胸脯底下，他那笨重的躯体，紧紧夹在两行尖木桩子中间，想起起不来，想翻翻不转，急得川口“呀呀”直叫唤，身子一掀一掀地拚命挣扎。

川口背上掖着的王八盒子，就在小铁牛的屁股底下压着呢。小铁牛想把枪夺到手，可就是腾不出手来——他得死死地压着川口，生怕一松劲儿，再叫这老鬼子反过手来。

就在这时，只见张叔叔、刘叔叔，还有好几个八

路军战士，忽通忽通地跳到外壕里来，把川口鬼子活捉住啦。

原来，村里的战斗结束以后，一清点战果，城里出来的鬼子、伪军全被咱消灭了。可是，死的活的里头，都找不到川口。大鱼漏网，非同小可，同志们赶紧分头行动，四处搜索。

战斗刚一结束，张神枪和刘快腿就返回碉堡来找小铁牛。可是小铁牛不见了。老张、老刘就跟几个战士一块儿，又寻川口，又寻小铁牛，寻来寻去寻到碉堡背面，听得外壕里头有“哼！”“嘿！”“嗯！”“呀！”的斗架之声。他们顺着声音一看，原来是小铁牛在和川口搏斗呢。他们几个就同时喊了一声：“小铁牛！”紧跟着一同跳到外壕里去啦。……

再说宝旦和小棠子两个。他两个跟着三十五团的首长们，村里村外的闹腾了一整夜。战斗结束以后，各处跑着寻找小铁牛，可问谁都说不知道。后来碰到李副排长，李副排长说：“我们跟鬼子拚刺刀的时候，把他留在碉堡上啦。”宝旦和小棠子又跑到碉堡里去找，也没找见，两个小家伙心里头就扑咚咚地敲起小鼓儿来啦。宝旦望着小棠子，小棠子也望着宝旦，望着望着，两个人都扑簌簌地掉下泪珠珠来了。宝旦忍了忍，对小棠子说：“咱们再到村里去找找吧。”小棠

子点了点头。他们俩正准备下碉堡，却见张叔叔、刘叔叔他们押着一个一瘸一跛的鬼子军官，领着一个小孩儿，兴冲冲地从碉堡背面走过来了。

咦？这小孩儿是谁呀？只见他浑身上下滚成个泥巴人儿，眉眉眼眼都看不清了。

那泥巴人儿却又蹦又跳地跑过来，笑咪咪地叫着："宝旦，小棠子，你们几时上来的？"

宝旦、小棠子惊异地说："呀嗨！这不就是咱们的小铁牛吗？""铁牛，你咋闹成这个样子啦？"

小铁牛见两个小伙伴大惊小怪看着自己，感到很奇怪，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瞅着宝旦和小棠子，说："我怎么啦？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宝旦说："还问呢！看你那模样吧，都快成了土巴猴啦！要不是有这双大眼睛，谁能认得你是小铁牛！"

小铁牛瞅瞅小棠子，又瞅瞅宝旦，用手指头刮着脸皮说："还笑话人呢，看你们两个，眼睛红红的，这是怎么啦？"

大伙说笑一阵之后，张叔叔和刘叔叔把小铁牛浑身上下仔仔细细察看一番，忽然问道："小鬼，你是怎么受的伤呀？"

小铁牛一点都没觉得身上疼痛，根本就不知道自

己身上有伤。他只当叔叔们在逗他呢，便说："我没受伤，这是川口给我染上的血。"

其实，小铁牛是真的负伤啦。川口鬼子撇手飞刀，把他的肩膀头削掉一层皮。他和川口搏斗时，又被尖木桩子戳伤几处。只是由于他精神高度集中，几次受伤都没感觉出来。

张叔叔说："看看，还说没受伤呢，这不是伤是什么？快到庙上叫团部卫生队给你包扎包扎吧。"

小铁牛答应着，就跟宝旦、小棠子一块儿说说笑笑地走了。那个血糊淋拉的川口鬼子，也被张叔叔、刘叔叔押着送到团部去了。

二十　庆胜利铁牛参军

今天的宋家庄，可热闹啦！

满村子来来往往全是咱们的部队和民兵，到处都刷上了崭新的抗日标语，满村子喜气洋洋，一片欢乐。

万家大院里，关帝庙上，还有敌人存的不少粮食。现在，咱们八路军正打开敌人的粮仓，给老乡们分发粮食哪。老乡们人人有说有笑，个个欢天喜地，从来也没象今天这样高兴过。

部队的同志们也在从碉堡上往下搬东西哪：一袋一袋的大米，一袋一袋的洋面，还有罐头、咸鱼、酱干子什么的，可多啦。这些好东西，咱们部队的同志一点都没舍得吃，全部送到石圪垯慰问伤员同志去啦。

宋家庄和附近各村的老乡们，刚把分到的粮食拿回家，又忙着扛上大锹、镢头，到宋庄梁上毁碉堡、平工事、填外壕、拆鹿砦、除铁丝网。他们要把鬼子的这些东西清除得干干净净才称心哪！这些东西不除掉，看着就嫌扎眼。

再说小铁牛，他跟宝旦、小棠子，已经到关帝庙

啦。

关帝庙的东厢房里，原先是伪警备队的队部，现在成了咱们三十五团卫生队的救护所。卫生队的同志们给小铁牛洗了伤，敷（fū）上药，揞（ǎn）上软绵绵的纱布，扎上白生生的绷带。小铁牛的一身衣裳，全成了泥糊血染的烂片片，泥血一干结，又脏又硬又皱巴，没法再穿了。卫生队的一个小同志，从自己的包袱里头取出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强说巧劝地硬逼着小铁牛换上，一下子把小铁牛打扮成个英英俊俊的小八路啦！

小铁牛告别了热情的小卫生员，邀上宝旦、小棠子，一阵到万老财家院子里看望奶奶去啦。他们三员小将，充满了胜利的欢乐，忘了疲劳，忘了饥渴，也忘了伤口的疼痛，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着。当他们走到村中间碾道那里的时候，却见敌工科李干事跟一个战士，押着川口中队长迎面走来了。

这川口中队长，是在跟咱们部队拚刺刀的时候，被李赤民同志一枪刺伤了大腿弯子，从吊桥上跌进外壕里头去的。外壕里的尖木桩子把他的腰眼里、胯骨上，捅了几个血窟窿，后来，跟小铁牛搏斗的时候，又接连受伤；现在，他可真的是遍体鳞伤啦。李干事就是带川口到救护所去给他治伤的。

川口鬼子一瘸一拐正自走着，迎面碰上他的冤家对头小铁牛。只见这小家伙身穿八路衣，头戴八路帽，肩膀上斜挂着从他手里缴获去的指挥刀，威风凛凛，英姿勃勃，显得非常神气！川口鬼子对小铁牛这么一看，象劈头浇了一盆冷水，直觉得从头顶凉到脚心，不禁连连打了几个寒颤。

咱们的小铁牛呢，偏偏在这碾道里又跟仇人相遇，一桩桩痛心的往事出现在眼前。当初日本鬼子侵占宋庄的那天，川口和山本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强盗，就是在这座碾盘上，一人一枪把妈妈杀害死的！想到这，他气上加气，恨上加恨，恨不得一脚把川口鬼子踩扁！他咬着牙，瞪着眼，指着川口的鼻尖子，指着对面山坡上的草棵，指着身跟前的大碾盘，一字一句、楔钉入木地说："川口！你还记得吗？你和山本，就是在这碾盘上，把我妈妈打死的！你们打死我妈妈，还杀害了我们宋庄男女老少几十口人！你知道你在我们这地方作了多少恶？犯下多少罪？你数得清吗？你算得尽吗？你说！你说！……"

川口不懂中国话，他见这位打败了他、俘虏了他的小八路，两眼闪着火灼灼的亮光，怒狠狠地一会指山坡，一会指碾盘，一会又指他的鼻子，分明是在骂他呢。他对李干事说："小孩的说话，我的不明白。"

李干事强压着怒火，用日本话对这个法西斯强盗说：“你不明白吗？你应该明白！你们在侵占宋庄以后，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中国老百姓，你不记得了吗？你们的铁蹄踏进宋庄的第一天，你，还有那个死有余辜的山本，就站在这个碾盘上，一人一枪，打死了躲藏在对面山坡上的一个中国妇女。她，就是这小孩的母亲！这小孩，就是你们内山大队长发誓要亲手把他杀死的小英雄宋铁牛！你睁眼看看吧！认认我们的年轻一代！认认我们的小英雄！”

川口鬼子一面麻搭着眼皮瞅着小铁牛，一面脑袋一点一点地听着李干事训斥，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这时候，陆陆续续来了好些人，把碾道围得水泄不通，一条声地喊道：

“那不是川口吗？让开！让开！让我过去收拾他狗日的！”

“川口！你，你还我的孩子！”

“川口！你杀了我的哥哥，我要放你的血！我要割你的肉！”

“打死这个杀人精，为乡亲们报仇呀！”

……

这一声声愤怒的呼喊，震得河沟里嗡嗡地响着回音。人们捋着胳膊，伸着拳头，立眉竖眼一步步地向

川口逼近。川口鬼子吓得筛糠打颤，一个劲地往李干事身后躲避，一个劲地祈求李干事保他的命。李干事却有意让开身子，对川口说："你看看吧，我们中国人民是好欺侮的，还是不好欺侮的？"

这时候，人们的喝斥声变成了口号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

小铁牛心里记挂着奶奶。当人们喊着口号、说长道短正在议论川口的时候，他就左瞅右看地在人群里搜寻着宝旦和小棠子，可人太多，宝旦、小棠子不知夹到哪个缝里头啦，一时寻不着。小铁牛急着去看望奶奶，便独自个儿离开碾道啦。他一边走，一边想：山本死啦，川口给咱们逮住啦，妈妈的仇总算是报啦！可张叔叔说过：我们还要想着阶级仇、民族恨呢！中国还有很多川口、山本、万人恨，我们要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干倒！

今天呀，鬼子消灭了，爹已经回来了，奶奶可该高兴啦。小铁牛一边想着，一边雄赳赳、气昂昂，一步紧似一步地走着。小金勾马枪已经还给张叔叔啦，从川口手里缴来的王八盒子枪，也交到部队上去啦。

现在，小铁牛身上只背着川口那把东洋指挥刀。刚才首长说过啦，这把刀，就归他使用。首长还叫他好好练习杀敌本领呢。

小铁牛在万老财家院里转了一趟，没见着奶奶。有人告诉他，奶奶已经回家去了。他又转身往家里跑去啦。才进墙豁口，就听得家里有不少人说说笑笑啦呱得挺热闹。小铁牛紧走几步进了门，一看呀，嘿！屋里坐着好多人呢。奶奶在炕头上靠着。爹侧着身子在炕沿边坐着；张叔叔、刘叔叔、隔壁的郑三叔，还有斜对门的老齐叔，都看望奶奶来啦。

奶奶一见小铁牛穿着军装背着刀，便笑着说："这不，他军衣都上身啦，还跟我商量什么哪？叫他去就是了。"

原来，经过昨天夜里这场战斗，李副排长看儿子挺能干，想叫他参军抗日，这会儿正跟奶奶商量这件事呢。奶奶也想送铁牛去参军，话刚说妥，小铁牛就回来了。

小铁牛一听爹和奶奶都让他去参军抗日干革命，高兴得连蹦几蹦，弄得那东洋指挥刀在锅台上、炕沿上碰打得"丁当""丁当"乱响。

张叔叔在小铁牛的眉棱骨上点了一指头，笑着说："小鬼，这下子该满意了吧？"小铁牛不说话，

只是一个劲儿地笑着。再一看，嗬！家里也分回粮食来啦，原来装米盛面的坛子罐子，都装得满满的啦。小铁牛喜得不得了，忙对奶奶说：“奶奶，咱如今分到粮食啦，快把借的米面还给郑三叔吧。”

张叔叔望着郑三叔笑了笑，说：“嘿嘿，他还当真是你借给的呢。”

郑三叔、老齐叔都笑了起来。郑三叔对小铁牛说：“唉，那阵子，我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哪有粮食借给人呀？那粮食，是救济你们抗日军属的嘛。”

“救济的！”小铁牛用感激的眼光望望张叔叔，望望刘叔叔，又对奶奶说：“奶奶，那您怎么说是借的呢？”

奶奶说：“这事我也不知究里，只当是你郑三叔借给咱的。谁知是你张叔叔他们……唉，认都不认得的人，对咱这么好……”奶奶心里更感动，眼泪伴着话声流呢。

张叔叔说：“大娘，这不是我和老刘对您好不好的事，这是党和毛主席对抗日军属的关怀。我们是根据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呀。”

奶奶满心喜悦地说：“咦！延安跟咱们这儿，离千山，隔万水，可毛主席就象在咱身跟前似的，对咱知冷知热，为咱盘算得周周到到的，咱可拿什么来报答他老人家的恩情呀！”

爹说："娘，咱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为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叫全中国人民都翻身解放过好日子。我跟咱牛儿两个到部队上全心全意干革命，就是对毛主席最好的报答。"

奶奶连说："对！对！你父子俩跟上咱毛主席好好儿革命，把天底下的川口、山本、万人恨都打倒，好叫受苦受难的穷人早点翻身作主过好日子。"

正说着道着，院里一阵脚步响，又有人来了。小铁牛探出头去一看，是姑姑来啦。姑姑走得热气蒸腾，满脸淌汗。她进得门来跟众人一一打过招呼，就挨在奶奶身边坐下，家长里短啦呱起来啦。

今天，咱们的县政府要在宋家庄召开庆祝胜利的大会，会上还要镇压罪大恶极、死不改悔的汉奸头子万人恨。附近各村的老乡们正在从四面八方向宋家庄汇集着。铁牛姑姑也是跟石圪墶的群众一块儿前来参加大会的。

紧接着，就见团政治处的通讯员来通知，说人已到齐，大会就要开始了，邀大伙都到会场上去。

奶奶挣扎着下了炕，说："咱今儿开的是翻身会，我要当着众人面，把万人恨的罪状一根一底数落数落，好叫四村八庄的人们，都知道川口、山本、万人恨这

些害货们在咱宋庄干了些什么事。也叫大伙看看咱宋庄的穷苦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受的是什么罪！”

张叔叔很赞成奶奶到会上控诉，说：“对对，这些事，是应该叫大伙都知道才好。您不光是今天在会上说，在平素时候，也要经常念叨念叨，好叫咱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记这阶级仇、民族恨。后辈们记着这些，就会珍惜咱们这一茬茬人的斗争成果，就会贴心贴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张叔叔的话，铁牛全都牢牢记在心里了。

大伙说道着，就动身开会去啦。

爹和姑姑搀扶着奶奶，走出家门，走出墙豁口，向村南会场走去。张叔叔、刘叔叔、郑三叔、老齐叔，挨肩靠膀地走在后面。

小铁牛脚跟脚地走在张叔叔身后。拐过一道巷子，一抬头，望见村南一面火红的战旗，正映着红艳艳的阳光，迎风飘扬。铁牛知道，那红旗下面，就是会场。我们就要在那红旗下面庆祝胜利，镇压汉奸卖国贼。小铁牛就要在那红旗下面，正式宣布加入革命队伍。

忽然，军号响了。这是好多支军号在齐声合奏哪！这雄壮、嘹亮的号声，是多么令人振奋呵，把人们浑身的劲儿全给鼓起来啦！小铁牛心情激动，热血沸腾，抢在人头里，迎着红旗，飞跑着向前冲去啦！